

著斯爾愛英

# 人類的理想



英·愛爾斯著  
浪·燕譯

新潮出版社發行

長篇名著小說  
幻想的人愛  
英·愛爾斯  
燕 譯



文潮出版行

目錄

- (1)
- 一 悲慘的哭聲……………(一)
  - 二 無情的離別……………(三三)
  - 三 密克對愛弗的熱情……………(三九)
  - 四 咖啡室幽敘……………(五一)
  - 五 慰問……………(六六)
  - 六 求愛……………(七一)
  - 七 推辭……………(七四)
  - 八 沉悶……………(八八)
  - 九 給她的偽情書……………(九八)
  - 十 富有感情的女伴……………(一〇一)

十一	拜金主義的結婚	(一一一)
十二	自尋煩惱	(一一九)
十三	幻想	(一二三)
十四	巴黎結婚	(一三〇)
十五	覺悟	(一四三)
十六	最後正式的求婚	(一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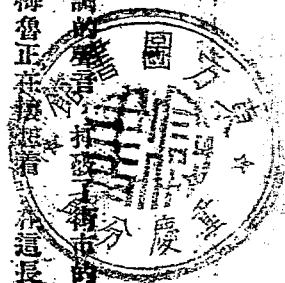
在墓地的夜裏，一個婦人孤獨地哭着。這悽慘而單調的聲音，打斷了城市的沉寂，並且披入一間窗子開着的房間裏，在這房間裏面，密克梅魯正在接聽着，在這長時間的晚上，怎樣消磨他心頭的苦悶。

密克正在大發脾氣，他並不大發脾氣，不過今天醒來覺得頭痛，纔發起脾氣來，這頭痛還沒有好，頭痛的原因，是爲了太開着窗子呼吸了冰冷的空氣。這冰冷的空氣充滿着房間裏，並且輕輕的吹動窗簾。半個鐘頭之前，正預備和他一同喫飯的人，走來告訴他，說是因爲一個親戚突然的死了。這宴席已經取消了，因此剩他一人守着悠長而沉寂的晚上。

(1)

那天又是除夕，許多事情都弄得很壞。

他想着，瑪利地蘭是不是和他一樣的感覺有病呢？密克與瑪麗正在熱愛的中流。



(2)

他如小心的與她家庭接近，這戀愛發展到更深的地位，是很有希望的。密克確是愛着她，他雖會用很機巧的方法，迴避她母親和她的姊妹，但她們已在互相的在背上拍着，表示欣悅的樣子。

當他聽見這哭聲的時候，他正在感覺人生無聊，好像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使他發生興趣。這時候，他很疲乏似的從椅子裏跑出來，走到窗口。

這是一個冷清清的深夜，在黑暗的天空裏，無量數的明星閃着，好像放出微弱的光輝，普照大地，在這星光之下，密克很能辨識一個女子的形狀，正在沿小路慢慢地走着。

她很慢而頹喪似的走着，俯窺克發生一種搖搖不定的好奇心。這時候，雖感覺人生無聊的他，也發生一種突然的衝動，他從窗口轉過身來，拾起擲在地板上的帽子和衣服，向扶梯邊走來。

當他走到樓梯的中途，一種道歉的聲音，把他停住了。他停着脚步，回過頭來說道：

「喂，什麼事？」

「請我，爵士，阿須敦先生差我來問你今天晚上十點鐘能不能在這裏，因為他要特別的來看你。」

密克露出驚訝的神氣；阿須敦那晚已和人家有約，他是知道的。顯然的遇到了什麼事，破壞了他的計劃。

「十點鐘麼？可以的；我敢說我必在這裏。」

他走下樓去。

他停在小路邊上，對街市上下的望了一番。

使他出來的衝動，已經消滅了；那時天氣十分寒冷，還是靠着火爐比較適意。他遲疑着，在那時候，那女子的形狀，又看見了。

她停止在路燈光之下，她的兩臂好像抱着什麼東西——小孩子！的確不是小孩子。密克的好奇心又發生起來，他扣緊了衣領的鈕子，向前走着。

女子又行動起來，好像自然而然的跟着他走。當密克和她並肩而行的時候，她向後

(8)

退縮一點，好像恐懼的樣子。

「什麼事呀？」麥克很遲鈍的問道。

他們現在離開路燈幾碼了。但是，當她轉過來用驚駭的眼光看他的時候，那黃色的燈光照着她的面孔，麥克看見她非常的年輕非常的美麗，雖她眼睛裏表現着悲痛，淚珠兒敷濕了兩頰。

「什麼事呀？」他更柔和的問着，等到她發出悲傷而顫動的聲音，否認的答道：

「沒有什麼——一點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他帶有更愁苦的聲音說着。

「你正在哭呢——我聽見了，在這夜深的時候，沒有人在街上行走，並且決沒有人無事哭的。假使你生了一個小孩子，你應當知道哭——」他的話聲斷了。她笑着，一種微弱而不定的苦笑。

「——孩子！」她顫動的說道。「這不是一個孩子；這是一隻貓兒。」

「——貓兒！」麥克回聲含有厭惡的樣子，他突然發生懷疑，把頭上下打量了一番，那是惡作劇麼？



「喂，究竟什麼事呀？」他問。

她等了一望，沒有回答，就走開了。

究竟，始感覺得最益；他不願意放棄他跟隨她的衝動。到底，一個在路上行走并且哭着，並不問他的事；他看着她終有點不忍。

她的頭髮在她不美觀的帽子底下，在燈光下發出金黃的顏色，她那橢圓形的兩頰，圓形的額，他都能在她迴避時的面孔上看見，這副面孔，觸動了他的心弦，使他回想幼年時代，他的已經去世了的年輕的母親。

「不要以為我是干涉你或煩擾你」，他又說道：「但是有沒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助你……」

他搖搖頭。

「沒有什麼事……我知道你聽見我的哭聲……沒有什麼事，我——」於是她突然的停止了她的語聲，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啊，我多麼不幸呀——萬分的不幸——我願意我死了罷！」

密克驚駭着，他從前曾聽見過女人說這樣的話，他自己也曾說過多回，但是終沒有聽這位女子聲音的悲慘。

「看呀！」過一會兒他又說道，「你難道不覺得站在外邊冷麼，我想你恐怕好些時沒有喫飯——婦女的一切，我很明白。你住在那裏？你最好快點去靠火爐，并且喫一點飯。」

「我不願再回去了」。她說。

她說話十分沉靜，但是含有一種頹喪的神氣是無疑義的。

密克是一個敏捷的思想家，他完全忘記了他的頭痛。這是一件偶遇的事。世界上儘有這種他未嘗經過的怪異的事。

「我想你一定疲倦了」。他柔和的說道。「并且大概感覺無聊，我也是這樣。當你哭的時候，我正在懷想着在這世界上叫我怎樣好呢。這使我覺得和你是一種親屬——真的，依我的話。假使我是一個女子，我早已要慟哭起來。你能不能跟我來，去喫一點晚飯？我也是餓了。」

她向後退縮一點，表示恐懼的樣子。

「啊，不——讓我走罷！」

她預備走開，但是密克阻住她的去路。

「你不能終夜的在街上行走」，他決然的說道。「你自己雖不要緊，那蒲兒不是要恨你麼？」在他聲音裏有一種笑的暗示，他終身沒有感覺到這樣嚴重。「假使你不要我哀憐你，你至少也要哀憐我……求你不要以我爲路人來煩擾你或像那……」。他停止了說話，驚駭着他自己的輕率。

「假使你這樣說」，她顫動的說。「我更是抱歉。」

「我歡喜像那樣說」，密克答道，「因爲現在你可以跟我來，一同去喫飯。我知道離這裏很近的地方，有一個小飯店。假使我們都是不幸者，我們至少可以把不幸併攏起來。」

(7)  
彷彿有人告訴他說，這女子的幸福已到末路，她是失望了，他對她偶然的好奇心，表現出更驚訝的樣子。

他覺得有些不可解釋的樣子，一層簾幕已從他生命的花揭開來了。好像也站在耕世界的門檻上，在這世界上，婦女只為真理與悲劇而哭，決不像現在的婦女們作無聊的悲哀。

她沉默了一回；於是突然的笑起來，一種不經心的苦笑。

「很好，」她說。「我想我可以聽你的話。」

密克心裏覺得快慰，他真不想她竟允許他做他的伴侶。

他們靜默的走了幾步。有一兩次，貓兒在他的臂裏動着，發出一種咪嗚的聲音，密克在黑暗中笑了一笑。

就是這貓兒，使我對於這件事，發生同情心，他想着，并且驚奇着。再看着她，表示贊成的樣子。

「讓，替你抱貓。」他建議。

「抱貓麼？」她回答。「你是什麼意思？」啊，貓兒，不，謝謝你，他不該喜別

人抱他的，他恨生人的。」

「啊！」密克說，他覺得忿怒的樣子。「這是一件寶貝麼？」密克問。

「是。」她把她手裏的貓兒更加抱緊點。「這貓在不是我的？」她解釋着。「不過人家在那屋子裏虐待他，我把他抱來的。」

密克沒有什麼問題可問，但覺得這是一個快慰的片刻。他不再說什麼，直待他酒醒了飯店。

這是一個很小的樓下的地方，這時候已寂寥得很了。

密克揀了張靠轉角的椅子，這桌子的一部份是被帳幕蔽了的。

當他站起來脫外衣的時候，他很有趣的望着那位女子。

她更加美麗了，她有點感動了。她忘記了，當他初見她面孔的時候，淚珠兒還存留在他的眼睛裏呢。

她的眼睛多麼可愛呀！——真正的灰色，深黑色的睫毛，美麗如畫一般的眉毛。她突然的抬頭一看，正碰着他出神的注視。

「張？」她說，在她聲音裏面有點輕微的樣子。她那白色的衣領已經變紅了。

「噢？」密克微笑着說着，表示友愛的樣子。

他與她對面坐着；她謝謝他幸運的明星，在他更換晚服之前，她蘭的消息已經到他；他看看這位女子，他對於自己懶惰而奢華的生活，覺得有些慚愧；并且那銀行存款，好像一小瓶的油，永久不會缺乏。這位女子佔盡了世界上的優點，她穿着潔淨的衣服，她確是一個高貴的女子。她的手套已經破壞而修補得很好，她的外衣，在這寒冷的夜裏似嫌太薄。

「喂，我們喫點什麼東西？」他問。他感覺非常快樂的樣子。「你那奇怪的貓兒怎麼樣呢？他沒有名字？」

她嬌弱的微笑着。

「我叫他爵利，」她說。

「爵利！」密克的眼睛閃爍着。「呵，這是一個新奇的名字。」他冷笑着說「爵利必須喫一點牛乳，我想，我看他瘦得很，是不是呢？」他懷疑着問。

「女子撫摩貓兒的頭。」

「他已經半餓了。」她說。「假使你不喫飯，你也要瘦得像他一樣。」

「我相信我要這樣的。」他謙遜的說。

他拿起菜單看着，以消釋他的愁悶。當侍者來的時候，他吩咐預備這飯店裏所有的最好的菜。他知道這女子正在出神的注視他。當侍者去了，他說：「我不能喫那樣好的菜。」

密克臉色變紅了。

「我想你將要和我一頓喫飯，」他說。「我——我希望你將——我太尊重……」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他煩悶似的說。「我不知道你以為我是一個什麼人……但……好，我想我是絕望了。」她停住了，咬咬她的嘴唇，於是她又說起來。

「我不想你再看見我，這真正有點多事，但……」

「我希望再見你許多回數。」密克很出神而驚訝似的說。

她轉過頭來。露出冷酷的臉色。

「我想男人家都是同樣的。」過一會兒，她說。「然而……」她聳起兩肩，表示一

種輕慢的樣子，使密克雖然露出不豫之色。她突然感覺疲倦，坐着待着。『這是你待我的好意。』她無趣似的說。

『這那裏，得好意。』他趕快的說。『我對你比我對我太太深點。假使我為你，我也不能夠的消解這個晚上。』他忿恨的說，忽然又想起瑪利地蘭。

『除夕麼？』她說。她把眼睛閉了一會兒，密克有一種不適意的感覺，知道她正在回想過去的一年，在這十二個月中，從沒有看見一點快樂的事情。現在她回想着，只有嘆息罷了。『啊，我不要再過像過去的那個年頭。』

『你不致於沒有，』他說。『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你有許多好的事情追隨於你。命運是時常改變的。假使你從前過了困難的日子，將來是不會再有的。』

『我不相信命運』她說。

『你不相信，我相信。』密克說。他雖不願意看她頹喪的臉色；他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要看她的微笑和快樂。他喋喋的說下去，又說了許多一時想不起的無意識的話。

待着來了，把盤子放在桌子上。當密克向他要點湯給貓兒喫的時候，他表示敬慢的



神氣。他鄙夷的望着葛利——得利，蹲伏在地的裙上，作嗚嗚的隱聲。

「自然，您知道，我們應當要一瓶酒，」密克說。「因為今天是除夕，東西要便宜點。」

「他歡喜叫她飲香檳酒，但他不敢提議。他相信假使她知道他是一個富人，她早已走開了。他要了一瓶價錢便宜的紅酒，並且滿滿替她斟了一杯。」

「呵，這是祝你新年的幸運，」他簡潔的說。「更祝我們這不期而遇的佳會，使我更是快樂。」

她眼睛紅起來了。

「你是不是常常這樣仁慈的待人，像待我一樣？」她緊張的問。

密克臉紅了。

(28)  
「啊，我想，」他低辯着。「你不要說這是仁慈，這不過是自私自利罷了。假使我不遇見你，我也要孤獨的消磨這個晚上！我不歡喜孤獨，你允許和我一同喫飯，這就是我的榮幸了。假使你知道我感覺得多麼無聊……這世界實在是可厭惡的。」

她笑着，把手擱在桌上，按住她的頭，對她沉思似的看着。

「你窮麼？」她問。

「窮像禮拜堂之鼠，」密克說。「至少，」他補充的說——「我是一個不幸的乞丐，錢一到手，就都他用了。我一生沒有儲蓄半文。」

這至少是真理。

她點點頭。

「我也是這樣，我沒有一文儲蓄……」

她的聲音又含有悲傷的樣子；密克就停止了說話。

「現在我們應當互相知道名字，」他從衣袋裏去摸名片，但又快變了他的心思，說得名片上有通派處等等。「我的名字叫梅德，」他說。「倘有幾個受宗教洗禮的名字，但人家都叫我密克。」他等待着，希望似的看着她「你可以讓我知道你的名字麼？」他問。

她向下定神的看着盆子。一會兒，她突然的拾起錢來。

「爲什麼你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們不要再遇見，我——」

密克向前移動一點。

「假使我們不再遇見，」他靜悄悄的說。「這實在是一件最失意的事了。」

她看着他，表示恐懼的樣子。

「你不要那樣說，」她說，「你真正的不要那樣說……你那樣說正像那些慣對婦女這樣說話的人一樣。」她停着不說了，看見密克的臉色有點忿恨的樣子。「不，我應當這樣說，」她又很快的說下去。「請你恕我，我不應當那樣說，假使你真要知道我的名字，我現在告訴你罷。我的名字叫愛弗——愛弗會拍司統。」

「謝謝你，」密克說。「現在我們儘量的喝酒以度新年……你一杯還沒有喝完麼？」

「那有什麼意思？并且……我不要再喝酒。」

「很好，那末，我替你斟一杯。密克斟滿一杯交給她。現在你跟我說：『我決定在未來的一年裏，做密克的一繼好友朋——』」

「呵，我想，不要，請你不要——」

她垂下她的臉，用手遮着，密克以為她是哭了。

但是她沒有哭，現在她又抬起頭來，並且她的眼睛是乾的。

「我不相信一個男人要和女子做朋友。」她說。「但假使你歡喜，我可以的。」她從他手裏把酒杯拿來。

「并且明天，」密克立刻說，「我將要陪你出來吃茶或別的東西——假使我可以。」

他等待着，但是她不說。

「可以麼？」他問。

她無意識似的搖搖酒杯；過一會兒，她急急的開始說道：

「當我今天出來的時候，我不想再回去，我是多麼不幸，我不願意生活。」她呼喚有些急促了。「假使我不遇見你。」她看着他，露出害羞的樣子。「假使我不遇見你，我終不願回去。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密克說「你回去罷，我們開始去過新的年頭——朋友，你和我！那

「是不是一個預言？」他問。

外邊麥克已預備了一輛車子。

「你太疲乏了，恐不能行走，」他說。「并且這也給露利一個坐車的經驗。」

他讓她登了車子，并且在門口立了一會兒。

「那末，地址呢？」

他遲疑着，向旁邊看看；於是突然的告訴他。

「在白立格司敦路——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寄宿舍。」她嘆息着說。

「寄宿舍都是可怕的，」麥克快樂似的說。「但是我明天將要走走來看看那寄宿舍到

底可怕到怎麼樣子。」

他望着她的面孔。

「假使明天下午我來的時候，你在家裏麼？」他焦急的問。

「是。」

「那末，」他在門鈴響了，「麥克說，他從黑暗中摸她的手，摸到了，緊緊的握了。」

下。『再會，』麥克說。

『再會。』

再過一會兒，只剩麥克一人孤獨的在星光之下。

他呆立着，望着那車子飛也似的去了。他好像是做夢的樣子，並且真沒有這樣一個女子叫愛呢？有沒有傑利呢？他想想又不覺大笑。自然，這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在這寒冷的夜裏，很自在的向前走着。

明天他將要到白立多司敦路的可怕的寄宿舍去望望，並且再看看她。

愛弗，他歡喜這個名字。這件學奇異得很，他們好像幾年前面遇見過的。

他的頭痛已經完全消去了。當他走進自家的屋子，到樓上去的時候，他嘖嘖輕輕的  
歌着。

他開了他客室的門，呆呆的立在門檻上，燈光燒得非常的光亮，見一個人靠着火爐，睡在安樂椅上——阿須敦。阿！他完全忘記了阿須敦。

『麥克看着時辰鐘——已十一點了——他開始作道謝語。』

「多麼抱歉呀！老友……我就……替你等候長久了。」

「我十點鐘到這裏。」

阿須敦從椅子裏爬起來，用一種害羞的神氣望着密克。

「不要脫外衣」。他突然的說。「我要你再出去——」

「出去！現在！看看時間，老友！」

「我知道這不過是十一點……我要趁早趕到特佛去……」

密克注視着。

「特佛！有什麼事……」

阿須敦轉過身來，用一種困累的神氣，望着火爐。

「這是爲了愛人」，他急急的說，「她已找到了——」

密克覺得不耐煩的樣子。

「找到了，什麼事……」

阿須敦露出不能忍耐的樣子。他是一個和藹的人，黑色的眼睛，他的神氣是柔弱的。

可愛的。

「那小子『愛憐憐』，他說：『你知道！我把關於她的事告訴你。天啊，老友，不要這樣慈愛的看我！』他把我，他『專心』告訴你。他停住了。『啊，有人說這愛人並且今天早晨……』他發着前肩。『這是老哈爾麼！她告訴我，假使我拋棄了她，她心裏也丟開了我，她也丟開……』他又很頑強的說着。

「喂，你說什麼？」

阿須敦環視着。

「不要說話！我能說什麼？告訴她我要……，自然。」

又沉默了一回。

「我想你『喜這個女子』，密克連鈍的說。

阿須敦作畏縮狀。

「我從前歡喜她，現在歡喜她，這並不是害羞的爭。假使你看見過她……你永遠不……不是呢？」



『不』。

『這愛人不是……女子都是同樣的；因為這女子要為生活而工作，並且她和我結婚是不大適宜，……這都是許多不好的事。』然而，乞丐不能做她的愛人，——所以我今天晚上要離開的。』

密克目光尖銳的盯着他。

『你意思你不幸和她說一句話？』

『叫我怎麼能好呢？——今天早晨我去看過她——我們有破裂的景象。我告訴她一切都完了，但是我不能；我還是愛她，並且那是真理，我不忍再見她哭——使我感覺悲傷……』

他等一回，但是密克還不說話。

『所以唯一的辦法只有丟開』，阿須教又急急的說下去。『我不能和愛人爭鬧，你知道的，或者將……』他停住了。無論怎樣，她決不能長生不老，他又很殘忍似的說着。

密克不說什麼。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離開」，阿須敦更用力的說下去。「我要見你——我知道我該信託你……」他在他衣袋裏摸索着。「這裏有一封信……我寫好了——我不能再見她。我知道我是一個胆怯的人，但……好，這就是！」

他把信擲在桌子上。

「你可以去看她麼？老友，把這信給她」。他有力的問。「告訴她，我——呵，告訴她，隨你說罷」，他又兇惡的說下去。「告訴她，假使我能供給……」

他停住了，這時又沉靜了幾分鐘。

於是她站起來，拿他的外衣，「呵，我必須去，我的行李在車站呢。」

他望着密克。「我想你以為我是一個殘忍的人，唉？」他簡略的問。

「不」，密克說。

他常常希望阿須敦把像這樣的煩瑣早點結束。並且他雖沒有看見過她，他也替她憂鬱。她想，她必定也希望的。她必定已知道阿須敦現在的地位。他們兩人出了客室。

「你沒有告訴我離開住址」，密克突然的說。

他決定最好把信送去，他不願意見她。

阿須敦站在樓梯邊。

「信上有住址，你要住址做什麼？」阿須敦說話時含有怒意。「不要放在那裏給別人看了。」

密克回到客室裏。那信還在桌子上。

他拾起信來，看看那信上寫好了的住址。於是突然驚訝起來，因為那信上寫的是：

「愛菲舍·拍司統女士」，下邊寫的是白立格司登路的那個可怕的寄宿舍的號數。

二

密克立着注視他手裏的信封。他覺得他動作的能力好像痿癱下來了。

愛菲舍·拍司統和阿須敦所說的女子是一個並且是同樣的；那他都能明白，並且覺得

這件事有點荒謬而不合理呢。

(24)

他關於那位女子聽得很多——阿須敦告訴他不知道多少回數——他聽她談及莉：現在可以想到，他不記得阿須敦叫她的名字。萊利和麥菲是一個並且是同樣的。

那末，她突的原因，就是爲阿須敦麼？

阿須敦等得不耐煩了從樓梯上跳着。

「你做什麼事呀？我好要趕不上火車。」

密克立刻站起來，把信放在衣袋裏，慢慢的走出客室；他覺得不能快送，好像他的生命已爲這事所支離。在他的心裏發生一種冰冷的矛盾的感覺。

自然，這事真好笑；——一小時之前同他吃飯的那位女子，假使愛了阿須敦，於他倒不覺有什麼；他從前沒有看見她。這事真是荒誕，在今晚之前，他同她從來沒有遇見過。

「天呀，快點，老友！」阿須敦用尖銳的說。

她立在樓梯底下；轉過來望望密克，表示非常困累的樣子。

密克很快的走下樓梯，與阿須敦立在廊廡底下等候車子。

密克用驚奇的神氣，斜視着阿須敦；他覺得從前沒有看見過他；阿須敦認識愛瑪。

「總覺得有些不像。」

車子來了，阿須敦和密克上了車子，靜悄悄的向前駛着。

「我將要非常的留心，我不願長久離開。」阿須敦突然的說。「並且假使這愛人這樣想到，就可使我忘記萊利——」

「我想她的名字叫愛瑪」，密克溫柔的說。他向外望着星光燦爛的天空。

「是這樣——但是我常叫她萊利」。他看看密克，不免發生一種懷疑。「你爲什麼知道她的名字？」他問。

「我在你給我的信上看見的。」

阿須敦嘆息着。

「我想這最好你自己寄給她」，密克用力的說。「我不能做這一類的事，假使我去見她，也是沒有辦法的。」

「你說你要去——你必須實行你的話，阿須敦說『將來我也要替你做同樣的事。』」

密克有些懷疑，但是不願意這樣說。

「假使你知道我對於這事的困難情形，阿須敦急急的說。『你不相信我，但是我告吧你，密克，明天我將和她結婚；假使只要——』」

「假使只要——什麼」密克問。

「阿，你知道！我沒有錢，結婚前和結婚時一切費用，都沒有辦法。我告訴你，阿須敦含有怒意似的說下去，『假使我有錢，那就大不同了。天呀！假使只要我現在有錢。』」

「金錢不是要緊事」。密克表示同情的說。『假使你喜歡那位女子，你為什麼不和她實行結婚？』

阿須敦發出苦笑。

「在你是可以說，金錢不是要緊的事——那不過因為你有錢，並且永遠不怕缺乏。」

他不知道負債多麼難還，並且不知道沒有地方去借債。唉！說說是容易的。他轉過頭來向冷酷的天空裏望着。

他們將要到目的地了，他還有要說未說的話對密克說。

「我想我將要不再見你」，他說。「你是我的好朋友，密克……」

密克說：「糟糕」！他說話的時候，在黑暗裏很表現不豫之色。阿須敦操作精神，他也很願意不來看他離開。

「啊，但是你已經——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我這樣說」，阿須敦說。「並且——並且還有一件最後的事，在我臨走之前要問你的……」

他等待着，但是密克不說話。

車子現在轉向車站，很慢的駛着。

「假使你能給萊利一點金錢」，阿須敦突然的說。「我將要送她一點，但是我只夠目前應付。一待她把支票送給我的時候，我就要還你……」

密克的臉變紅了。

「她有沒有……他有沒有拿到一點？」密克問。

沒有——我今天早晨遇見她，我允許她至少給她一點。她……她已經離開愛爾特。我希望我們能夠結婚，並且這樣——她在那裏毫無意識的。她要尋死，可憐呀！」

他斜視着密克，但不能看見他的臉。

「你知道的，不是她？」他說。「她住在那寄宿舍裏，她還欠他們的錢。我答應替她還清，但是她心亂如麻，並且這樣……假使你能給她一點——」

「我要看看這回事」密克說。當車子沒有完全停住的時候，他就從車子裏跳出來。他脫了他的帽子，給冷風吹吹。他不能相信他自己說什麼話。

阿須敦去看行李。密克走進車站，無意識的看着佈告。當他覺得這樣狂怒的時候，他一點也不記得什麼。

阿須敦聽了麼？他昏亂的問着自己。不然，為什麼直到今夜還不知道他真正的爲人呢？

他回想阿須敦告訴他關於愛爾特的事。她在愛爾特，他知道的；愛爾特是一個婦女賣



他知道阿須敦看見她多麼：知道他們兩方面的關係；他自己曾經爲那事和他說過笑話；當他想到她深夜裏在街上啼哭，想到她憂悶的容顏，想到她說那些失望的話，他免不了有些害羞的樣子。

阿須敦和他立在一起。

火車到了。

他們沿月台向前走，一個挑夫拿着阿須敦的行李，跟在後面。密克忿恨的看着；阿須敦預備使他自己愉快；在僅僅的寂寞和忽略之後是坦然無事了。

「你必須盡力去做這件事，可以麼，老友？」阿須敦說。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表示真正渴望的神氣，但是密克不看他的，很不自在的答道：

「是，我當盡力去做。」

「她不久將要得到別的職業，」阿須敦決然的說。「她已經離開愛爾特，使我多麼煩悶，現在來了沒有，叫我怎樣知道？」

「并且當我回來時候——」他又說，「告訴他當我回來時候，一切事情都要辦好了——告訴他，你可以麼？」

「可以的。」密克呆呆地說。

火車要開了。

密克站起來望着阿須敦。

「你——你將要寫信給她麼？」密克勉強的問。

阿須敦變色。

「不，最好不——不寫信，讓我回來時候再說罷。我已在那封信裏解釋一切，她將要明白的。無須再寫信了，你想好麼？」

密克聳起兩肩。

「這是你的事，」他簡潔的說。

「是的我不寫了——待我有了確定的住處，我立刻寫信告訴你，并且請你告訴我她對你說的話和她怎樣接受你的錢……呵，太煩神了！」

擺夫走來關門；火車慢慢的行動了；密克在這時露出快愉的樣子。一會兒，他孤獨的走下月台。

他把手深深地插在衣袋裏；他不注意一切東西；他走出車站。

這是一個多事的除夕；他望望那大廈上的時辰鐘——只不過十一點三刻，在過去四個鐘頭裏面，使他麻煩得不得了。當那個朋友走來宣佈取消宴席的時候，他好像已經離開舊世界踏進新世界了。他懷想着，愛菲在那可怕的寄宿舍裏，不知作何感想——假使她懷念到阿須敦。

阿須敦多麼卑鄙，多麼卑鄙呀！他懷想着，他從前沒有發現他的卑鄙——像這樣的拋棄了那女子并且離開了她，除了那封信之外，沒有一句告辭的話。他懷想着，還是把信交給她，并且使她知道他是阿須敦的朋友，還是貼一張郵票寄給她呢？

他想最好他親自去使她知道他認識阿須敦，并且他們是多年的朋友。

當他到家的時候，恰是十二點鐘；他在門口立了一回，望望那星光燦爛的天空。

幾分鐘之後，他走進他的房間。

他把阿須敦的信從衣袋裏拿出來，斜放在膝辰邊。

「愛弗舍拍司統女士……」

她已經失望了——已到了命運之末路，一切都是爲了那卑鄙的阿須敦。

他轉過身來燃火吸煙，但是他立刻又回過頭來，注視那信封上的名字。

阿須敦的信上對她說的什麼？因爲他不知道使他非常煩悶。阿須敦有了另外的戀愛。

——那戀愛問，雖沒有這樣嚴重，但也嚴重得很——并且密克知道當他疲於奔命的時候，他要想用捷徑脫離了她們，但殘忍的不顧一切的脫離了她們。他想到那夜裏看見愛弗類斐的面孔；他很怕阿須敦信裏有更難堪的話，使她更加入於悲境。

除夕過了。

這是新年的早晨，假使他送了那封信……他靜悄悄的立了一會兒，注視着信；他突然的把信拿在手裏。

他趁着一時的衝動，把信拆開來了。他開始讀着。家中非常沉靜，只有那信紙轉動的微聲；於是那信紙掉落在地毯上，一半捲起來，這信好像有些害羞的樣子，要把那信

上的話驟爾起來。

齊克站起來，望望那鏡裏的影子。他那灰白的面孔對他驚訝着，露出同情的怒意。他是世界上的一個人。他不見得比許多朋友們好，也不見得比朋友們壞，但在這封殘忍的無情的信裏，對他的性格終不免要發生懷疑。

他曾贊美阿須敦，也會和他做過很長久的朋友，但終沒有懷疑到他這樣的人格。

他想他私拆這封信是一件羞恥的事，但他並不以為羞恥；他很歡喜他已能使那女子避免這最後的嚴酷的打擊——並且使她知道她所愛的那個男子是無價值的。

現在他又把信從地毯上拿起來。他用手指尖兒把信拾起來，好像有些惹氣的樣子，於是把信擲在桌子上。

這信上面的起初幾行是：

『親愛的萊利』：

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將要離開英倫，我希望你不要因我而發生悲觀。也不要找尋我的去處，更不要寫信給我的朋友，和他們吵鬧。我們這淺薄的戀愛，應當

終了，并且必須終了，這是你一定知道的……

密克因呼吸有些短促的樣子；他聽了這事真有些惹氣。他又繼續的讀下去。

『……我永不忘記你，也不忘記我們在一塊兒的快樂的時候。假使我是你，我應當回到愛爾特。我們沒有結婚，這是一件最好的事，不然，事情更加糟了。無論怎樣，我總要使你回復樂觀。我現在由密克梅魯送錢給你；他是我的朋友，他豪富如王侯，而自私如魔鬼。假使他要帶你出來，無論怎樣，不要拒絕他。假使他對你發生異想，那是一件壞事；他除開他自己之外，不很顧到別人。假使只要我有他一半財產……但是說來又有什麼用處？現在我們是分離了；我也不再寫信給你了。希望你做一個有理性的女子，并且原諒我的一切。假使我繼續的和你纏綿不開，這是於兩方面都有不利。再會吧！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次的愛。

柳孟特阿須敦。

從這信裏面可以看出她所愛的阿須敦，是以假心愛她的啊！

密克把椅子拖前一點，又坐下來。她把手臂擱在椅背上，把手指在頭髮上亂抓。

「他豪富如王侯，而自私如魔鬼……」

這是阿須敦說的，他是密克的朋友，密克曾經幫助過他好多回數；他借錢給他，從來不希望歸還。

他的思想迴轉得很快；這現實的世界必須糾正。他是自私麼？他昏亂的問他自己——假使是這樣，他真是一個昏聩的人了。無論怎樣，阿須敦的爲人，他是再也不能原諒他了。

「現在我由一個朋友送錢給你……」

事前沒提起過借錢；這顯然的他以密克爲他的俘虜；密克惡狠狠的咒詛着。

自然，阿須敦沒有夢想到這信被人拆看，他除了預定精密的實行他的計劃之外，也沒有夢想到發生別的事故。

密克呆呆的坐着，一點也不想什麼；時辰鐘敲一點鐘了；他無意識的對時辰鐘望着。

假使牠沒有遇見愛弟，世界上或者沒有愛弟這樣一個人呢；假使牠把那封信寄給他

一定要使她回復到昨晚悲傷的地位。她愛阿須敦；密克是確實知道的。那末，她對於這件事至少有相當的觀念。

他走到桌邊坐下來，拿起筆和信紙；他展開阿須敦的信，小心的模仿他的筆跡。

普通人的筆跡，本不易模仿，但經過練習之後，一定可以相像的。

密克坐在椅子裏，很特意的注視他模仿的筆跡；他也想到這偽造書信是犯罪的行為。

於是他又提起筆來預備寫下去。他一生沒有寫過情書，但是現在不得不寫一個。

他想到愛而和她的熱烈的神氣；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當他想到她的時候，他的臉色有些發白了；她是一個可愛——也開始失神的寫下去：

『我親愛的小姐——』

密克雖沒有對女子寫過情書，但信書寫字，於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這是一封最難的信，我一生沒有寫過；第一，因為我很愛你；第二，我恐怕我們兩方面都感受痛苦。親愛的，在我再見你之前，必須相當許多時候，並且因為我不能對



你解釋一切，所以請求你信託我，直到我們再見為止。我今天晚上是離開萊倫了……」  
密克停了一回，用手在頭髮上亂抓一頓，於是又寫下去：「我將要時時刻刻的懷念你，並且回想到我們過去的快樂的時候，我以後隨便到什麼地方，我立刻寫信告訴你；」筆又停了，密克嘆息着，回想阿須敦說過他不再寫信給她：「

無論怎樣，我必須寫下去，」他口中喃喃的說着，他的筆又開始寫起來了：「我不很會寫信，你是知道的，但是你必須細細的讀下去，並且預想我們再會時的快樂……當我們再會的時候，我將要告你一切。」

那最後的一句是很簡潔的，密克很得意的想着，他想到愛弗未示的悲劇，把他心裏悔恨的念頭又打消了，於是他很鎮定的完成了這封信。「你的永久的愛，柳孟特阿須敦」。

「可惡的阿須敦！」他咒詛着，同時用吸墨紙吸那信紙上未乾的墨水；于是他從抽屜裏拿出兩張十磅的鈔票，放在信封裏，封起來并且貼上郵票。

這是一點半鐘了，但是密克再穿上外衣。他把阿須敦的信鎖在抽屜裏，於是他拿了

剛纔寫的那封信，靜悄悄的走到街上去了。

這世界正在沉睡著，并且充滿着無限的淒涼，只有他的腳步聲衝破了大地的沉寂。  
『你是一個獸子，你知道！』他很有趣的對自己說着。『你真是一個獸子，我的孩子！這件事在事實上不會就是這樣終了』。

但是他向前走着，走到那街轉角的信箱旁邊，他把信拿在手裏，在那裏立了一回。  
『你是一個獸子』他又毅然的對自己說着，『密克，我的孩子，你真是一個獸子，干預這和你無關的事情——和你絕無關係的事情』。

他望望天上的星，又想到愛弟，想到她的眼睛，想到她游移不定的微笑，和她得他時的柔和的聲音：

『你不是常常待別的人和待我一樣的仁慈？』

不關他的事——是於他很有關係的；他知道他生存着只爲了要再見她。不關他的事——當這全世界最奇怪的事情，在舊年最後的幾點鐘發現的時候，密克已經做了三十餘年的探夫，他從沒有爲一個愛過別人的女子所引動，他對於戀愛自有他獨到的見解。

「不問我的事，」他忿怒似的對自己說着。「爲什麼呢，自然有關係的！於我很有關係的。」

他想到這裏，就把信丟入信箱。這是密克塞寄信的第一次。

### 三

後半夜密克沉沉的睡着。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九點鐘了。他的僕人特來佛正在他室中靜悄悄的睡着。

當他看見密克醒來時候，他走過床邊。

「早安，爵士，祝你快樂的新年。」

特來佛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好像沒精打采的樣子。

「唉！」密克漠然的說：這句話開了他的回想，門，就立刻坐起來，這元旦了，並且昨天晚上……天呀！昨天晚上沒有得到什麼喜慶？他又回想到寫信寄信的等。他覺得

這些事真怪極了。

早已過去了；人家已有兩次電話來請他吃午飯，但是塔克都不願意去；他好像有重大的事情要急解決的樣子。

後來他呆呆地一次兩次的望着他；他的面孔沒有神氣正和他的聲音一樣，但是他的腦筋好像麻煩得不得了。

下午三點鐘，他換了衣服，預備着去找愛弟，一霎時，他已坐在車子裏，在街上很快的向前駛着。

在他車子裏料想他不遇見愛弟——料想她不在那裏？料想她是故意給他錯誤的地址？料想……呵，料想許多事情！當車子停在白立格司登路轉角，車夫向他問門牌號數的時候，塔克心裏正充滿着惶惑。

塔克從車子裏爬出來。

「呵，還有一段路讓我步行罷。」

他離開車子，沿很擁擠的街道向前走着，街上的行人很多，他想這是一個熱鬧市場。

他同一間警察，他纔知道已走錯了路，密克倒很歡喜。他覺得他需要點時間來會集他的思想，并且當他到目的地的時候，他要聚精會神的和她談心。他走過一個花園，就到那寄宿舍的門前。

門上沒有門鈴，所以密克只好敲門。

他忍耐的等着：於是他聽見裏面的脚步声，愛蕩出來開門。

「我真不想你這而來了，」愛蕩氣促的說。

這時密克說不出話來。他想到她昨夜眼裏汪汪的淚水，今天又美麗得多了。好像神手把她一切的苦惱和煩悶都掃除了。

她穿的衣服雖換了一點，但是還和昨夜一樣。有一襲紫羅蘭披在她的外套上。密克懷疑着，好像因為佩了紫羅蘭，把她的態度改變了。

「我假使與人約定，我必須要實行的，」他說「現在你可以和我一同去吃茶麼？」她遲疑着；向她後面的大廳望望。

「我今天離開這裏，」她說。「我的箱子已經搬去了。假使你可以等一個……我請

從這裏逃去，但這是要請你原諒的」。

「我在外面等罷」，密克說。

他走到街上。這時候，他把阿須敦和寄信給愛蕩的事完全忘記了。

「爵利怎麼樣？」當愛蕩出來的時候，他微笑着問着。

她微笑着——搖搖頭。

「我把他放在監子裏，也送去了。在這裏人家都不要他，只有我把他收留了，你想

我應當不應當收留他呢？」

「我想爵利是一個最有運氣的貓兒」，密克說。

「我想無論怎樣，他與我在一塊，總比較快樂些。」她說。「我現在我要到一個最美麗的寄宿舍去。這寄宿舍是今天早晨找到的。」她抬起頭來對他微笑着，「我不想你竟可以到那邊去吃茶」，她說。

「我想你預備到那邊去住」，密克說。「我已經找好了一個地方，我現在很是疲倦了」。他厚着臉皮後望望。「在這裏我們可以乘電車麼？」

「我不疲倦，」她很快的說。

「好，就步行罷，」他說。他平時不喜步行，現在他又不便請乘別的車子。

「昨夜你安穩的到家麼？」密克。「你去後，我盼祝你安穩的回家……」

「多謝你的好意，我一切都很好，昨夜你待我的仁慈，我更加要十二分感謝的。」

密克不知道說什麼好。

「無論怎樣，現在可算一切都好了麼？」他很快意的問，「我想一定可以好的；天下事壞到極點的時候，一定要回轉頭來。我從前已感覺是這樣：我不知道你感覺是不是這樣。」

「今天早晨我也感覺這樣。」

密克望着她。她雙手合攏着，兩頰有些紅暈了，露出極微的微笑。

他們走到一家咖啡店。

「這裏好麼？」他問。「這裏我從前沒有到過。」

「我常常到的」她說。她把手牽脫下來。

齊克很快的望望她的手，她帶着一隻戒指。他不知不覺的伸手

「那枚婚約戒指麼？」他問。

她望望他，把手縮回去。

「你什麼問我？」

他回後退幾步，蹙起兩眉。

「請你恕我，我想我不應當問你的。」

他吩咐預備茶，他又很無趣味的說了幾句

「海魯先生」愛莖說。「我要告訴你幾句話。」

「是！」齊克說話的時候沒有望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告訴你，她又很用力的說。「但是——你待我這樣好……

……

「是！」齊克很柔和的說，「是，這是什麼事？」

「昨夜當我遇見你的時候——我是不適意……好像在這世界上——一點生趣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你果曾感覺過那樣，或者看見人家感覺那樣——但是假使你曾經……」  
她停止住了。

「我想我知道了」，密克用力的說，「你的意思是以爲有人……」  
她舉起她灰色的眼睛，他望着……

「是，我的意思處那樣。」

「有人是你所愛的——愛他很深」，密克慢慢的說下去，「或者你已經和他吵鬧，  
他並不能以全副精神來愛你——」

她的臉色有些微暈了。

「你猜到麼——昨夜？」她含羞的問。

密克微笑着。

「我猜到麼？沒有確定；或者——」他聲音中微微的發出嘆息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她又愁眉緊鎖的說，「這事不能使你發生趣味，  
但是無論怎樣，我想我願意給你知道。」

「這事能使我發生無限興趣——你告訴我，我是很榮幸的」，密克又望望她手上的戒指；「只祇有兩顆寶石價值便宜的小戒指。」「這是不是婚約戒指呢？」

「是，至少——」聲音微細得聽不清楚。

密克沉靜的坐着，

「好，我想你也願意和我做一個朋友，是不是呢？」他出神的問。

她望望他，露出微弱的驚奇的神氣。

「我想假使我告訴你，或者你不……」她昏亂似的停住了。

密克斜視她一點。

「昨夜你說你不相信一個男人要女人做朋友」，她說，「好，現在我要使你相信呢

，我預備做你的朋友，假使你沒有和人家訂婚，我和你做朋友事實上沒有兩樣的。」

她出神的望望他

「假使照那樣說」，他說，「我想我是很歡喜的。」

「謝謝你，我想我可以問你誰是你的未婚夫麼？」

搖撼她頭。

「我不能告訴，他現在已經去了——離開英倫了。」

她的聲音變了一點，她的眼睛望着密克好像已經忘記了他。

密克含有妬意的對她望着。

「昨夜의 悲傷，今日變好了，那是什麼緣故？」他力力的問。

「是——我沒有想到我能這樣，但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麼？」他說。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她說「呵，我懷疑着，好像你感覺不快樂和我昨夜一樣。我且收到一封信，一封奇怪的信，像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一樣，在這一封信裏面好像有些神怪，能把一切事情變好了：從前我常常希望的事情，現在已能使我滿意了。我說不出這封信裏的妙處，但是或者你知道的。我現在告訴你，因為我感覺很快樂，所以要告訴人家聽聽，并且因為我不願意你根據我昨夜的情形，對他作錯誤的批評，從前我想他不真愛我，所以我要尋死，但是今天，當我收到他信的時候——」她在微笑之中停住

密克用力的把手塞在衣袋裏，血液流動緊張起來了；他的腦神經感覺得旋轉起來；在他的無限的幻想中，無論怎樣，他總沒有夢想得到。

使她發生快樂，這完全是他信的力量，他的信已深深印入她的心坎裏；他寫給女人的第一封情書，這封情書她相信是阿須敦寫的。

他坐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這時候，愛堯又繼續的說起來。

「我恐怕我這些聒絮的話使你討厭。我知道這事不能使你發生興趣，但是我覺得我必須要告訴人家聽聽。」

密克站起來。

「這事於我很有興趣」，他說，「你必須再說下去，我們將要做朋友，并且真正的朋友是常常以別人的事來助興趣的，現在我感覺我比你快樂，我只希望能永遠的這樣瀉下去。」

這時候，侍者把帳單開來，他付了錢，於是他們就離開咖啡店。

「現在這還是你的新寄宿舍呢？」他問。他改變談話的題目；他又不知道說什麼好，他想他真做了一頭馱子，他不應當寄那封信——不應當拆阿須敦的信；假使他沒有這樣做……他望見她，他不知道她接到那封無情的信之後，又感覺到怎麼樣子。

「新寄宿舍離這裏很近，」她說，「這宿舍比那個大得多了，但是房價也差很大，并且——」她微笑着望着他——「我今天比昨天好得多了，她說，「當我再回去工作的時候——」

「你要回去麼？」他很快的問。

「自然，我要回去，我必須做一點事，并且他們將要帶我到愛爾特，我知道——」

「愛爾特！」麥克很不高興的說，「那裏賣絲織品約克，是不是呢？」  
她笑着。

「是，你怎麼知道的？」

他後退兩寸。

「爲什麼你只問我這女人爲你的職業呢？」他說。

她又笑着。

「這是差不多的，」她坦白說，「我想你真有忍耐性，使我能發生興趣，這完全是你的好意；但我想我將要回到愛爾特，至少要去一次。」

「你回到，白立格司登路去麼？」過一會兒他問。

「呵，不；房錢今天已付過了，所以我要直接到新的地方去。」

「我願意陪你步行到那裏，假使我可以，」密克說：

「自然你可以。」

「什麼時候我可以再見你呢？」他問。「你不致於耽擱多天，是不是呢？我無論何時都有閒暇的時候，并且——」

「但是我沒有，」她說。「至少在我開始工作之前，我沒有閒暇的時候。但是我歡喜再看見你呢？」

「謝謝你，」密克冷笑的說。

他在這整個的下午，很感覺得不快。她對他的意思似是而非的。他們兩者之間為

阿須敦所阻隔着，事實上他對於她的愛慕已造成很堅決的傾向。

阿須敦是不值得愛的！這段愛遲早要破裂的。當他看她的時候，他屢次要想把事實告訴她；告訴她這信是他寫的——再也不欺瞞她了。

但是事實上又不能告訴她。拆阿須敦的信，她必以為是一件可鄙的事；說明錢是給她的。她必定要發生憤怒。所以弄得他進退維谷。

#### 四

當愛蕙走進她新寄宿舍的房間裏的時候，她發現房門半開着，並且還聽見裏面有人

的聲音。她驚奇的在門外立了一回；她想或者她已經認錯了房間；但是一看號數，她的房間是二十三號，這兒正是二十三號；她把門推開來走進去了。

她的箱子在那裏，一個一個的疊置着，這樣可以使這小房間騰出些空地。靠火爐邊的那個地毯上，一個婦人正跪在那裏。

(51)

她沒有聽見愛蕙進來，她驚奇對那婦人注視了一會。她不能見她的臉，但是她能看

見這婦人是巧小的身段，蓬鬆的黑髮，纏繞成一種黃色的針挽着。

愛蕭向前行動一點，輕輕的敲擊椅子。引起她的注意，這婦人聞聲回頭一望，露出很驚怪樣子；於是站起來——

「我聽見有一隻貓兒在這裏，」那婦人說。「李地亞告訴我說貓兒關在這裏，所以我剛纔走來望望他。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帶牛乳來給他喫的。」

一會兒愛蕭不知道怎樣答她。愛蕭看着她，覺得她很美麗，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

「你是命拍司統女士，是不是？」那婦人很親愛的問。「我已經知道你的一切。李地亞告訴我——李地亞是女房主——你將要歡喜她的；她是一個真正美麗的女子。我的名字叫詹痕梅生——我也住在這裏，我希望我們將來做成好朋友。」

「你是多麼好呀，」愛蕭說。「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不要這樣說，」梅生女士很自得的答道。「我歡喜你；當我第一次聽見你的名字的時候，我就要歡喜你。起初我本不願進這房間是你祖的，後來李地亞告訴我了，我就



歡喜起來。我想你的名字是甜蜜的！愛蕪，你吃過茶沒？我已經在我的房裏爲你預備好了。啊，我希望你不要存客氣的觀念。」她停了一會，「我除了寢室之外，還有一間客室，我常常在客室裏喝茶，比你每次走到樓下去要方便一點。在客室裏也有火爐，假使你覺得冷，我希望你和我到那邊坐坐，我到外邊去的時候多，假使你高興，你可以常到那邊坐坐。脫去你的帽子，現在和我到那邊去罷，你覺得疲倦麼？我不願意多煩擾你。」我一點也不疲倦，「愛蕪微笑的說：她等了梅生待她這樣突然很感覺有趣。」會見，她就很順從的把帽子脫下來了。

「我們也把貓兒帶來，」梅生說；同時她很快的把貓兒抱在手裏。「我愛貓兒。他叫什麼名字？」

「爵利。」愛蕪含羞的說。「他是很瘦弱，因爲從前養他的主人家待他不好。」梅生接着說道：「我最恨人家虐待畜類。不要緊，以後我們撫養他，他一定要變好了的。」

他引導愛蕪一同走下樓梯。

「我睡房門在這屋子裏，算最好，」梅生說；同時開了門，兩人走進室內。「請坐，我去預備茶，半分鐘就來。我知道你還可以喝一杯。我也要喝呢。你吸煙麼？」

「不吸，」愛莠說。

「呵，我會吸煙。吸煙可以提起精神。我是一個最好動的人。我不歡喜恬靜，我常常要到外邊去的。」

當梅生吸着紙煙在室中踱來踱去的時候，愛莠呆呆的望着她。

這是一個很舒適的房間，有許多安樂椅子，佈置得非常精雅。

「那張椅子好坐麼？你看什麼？呵，我的相片！是。我有許多相片，你有沒有？」  
她亞替我佈置的！她是一個富人！你將要歡喜她當我到結婚的時候，她要離開這裏和我同去——」

愛莠有趣似的望着。

「你將要結婚麼？」她問。

梅生大笑。

『我要結婚麼？不，我不。我很歡喜獨立。我並非不歡喜男人。我歡喜男人，並且在男子們裏面我也有許多很要好的朋友。』

她轉過來，很快的拿一張相片給愛弗看。

『那是我生平遇見的一個最誠懇的男人。』她說。

愛弗微笑的拿着照片——她怨梅生是她生平所遇見的一個最有趣的人。

梅生又吸一支紙煙，眼不轉睛的望着愛弗。

愛弗靜默的坐在椅子裏，因為看了那張相片，就回到愛克的影像。

『他是一個最好的青年，』梅生說；一面把椅子拖前一點。

『在一個時候，我家裏的人都要我和他結婚。』她反不願意愛我，他只願意和我做個

朋友。所以這件事就停頓下來了。』

『他不愛你麼？』

愛弗很覺有趣。她又回想到密克告訴她說他生平沒有真愛過一個女子。』

『他從沒有求我叫他一聲我的愛，』梅生很直爽的說。『我讓他自然的變化，我知

道他已經把這任務完全丟了。因為我們兩方都感覺到沒有結婚的可能。所以我與梅生愛也沒有達到很深的地位。我家裏的人把這事去辦了，因此我就到這裏來住的。

「他是密克麼？」愛蕩問。「我——我指的是梅魯先生……」

梅生有些驚訝了。

「你為什麼知道他的名字？」她問。「我告訴你的麼？我想我沒有。呵！他真好呀；他是世界上一個最好的青年。他現在正和別一個女子發生戀愛。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愛到怎樣的程度。但無論怎樣，那個女子的條件一定是使他十二分滿意的了。」

「你好像很愛他」愛蕩說。

「我是愛他。他真可愛呀！我現在很希望他和一個與他同樣豪富的女子好快樂的結婚。他家裏多麼豪富，他真是一個幸福的青年。」梅生說到這裏，她的臉有些微紅了。她那奇怪的眼睛表現很出神的樣子。

這時梅生又繼續的說下去：「他的一切，我很明白，他的性情很溫柔，他辦事的能力很敏捷。朋友們誰都對他表示敬意。去年冬天在鄉下，我看見他跳入一個很淺的池

罐裏，把一隻被溺的貓兒救起來。你想這個是多麼仁慈的事！」

「一隻貓兒！」愛蕪沒精打彩的說。她望着爵利，又回想到密克昨夜把牛乳給貓兒吃的情景。

「一隻悲慘的被溺的貓兒！」梅生悽慘似的說下去。「他真仁愛！他真勇敢！他不顧一切的把貓兒救起來，他真不愧爲一個好義的英雄！你以爲怎樣？」

「是，」愛蕪說。她心裏很欽敬他，同時回想到昨夜待她的好意，使她更快樂的聽關於他的故事。

「你一點也沒有告訴我關於你的事情。」梅生說。「并且儘由我一個人說話，未免有點不公平。我除開知道你的名字之外，別的一點都不知道。你有沒有別的人了？你從那裏來的？」

愛蕪的臉有些紅了。

「我沒有許多話可以告訴你。我只有孤獨的我。我生在印度。我的母親死在那裏。關於父親的事我一概不知道。我留養在姑母家裏，三年前，她也死了。於是我到倫敦來。

「住在愛爾特那裏——你知道愛爾特？」

「我不知道麼？」梅生說。「那店裏東西不大好，但價錢很貴，我不敢買牠的東西，但是我去的回數很不少。我認識牠的經理。他常常幫我的忙。假使我到那個地方去買我的東西，那裏有最好的可買倫敦的商店都在那裏，你知道的；到那地方只要有錢，任何東西都可以買到。」

愛蕪感覺神祕似的看着。

「你的東西！」她說。「你指的什麼！」梅生快樂的笑着。笑的時候把雙手遮着她的面孔。

「我忘記了你不知道！」她說「我好像和你很熟識，好像從前看見過的。親愛的。我去搽脂粉。等一會兒。」

她走進緊連的套房裏。愛蕪聽見她動作的聲音，開門闔門呀！嘴裏輕輕的唱歌呀。一會兒，她出來了，她拿了各種脂粉的瓶，給愛蕪看。又輕輕的說：

「你看！脂粉呀，香水呀，各色都有！自然，我不過正在開始製造這些東西——」

不像那些人家在報紙上登廣告的那些便宜貨，但是我的東西總比別人家好點，你看！」

她一瓶一瓶的指給愛蕭看，接着又說道：「製造這些東西，是我自己發明的。從前當我製好了的時候，我常交給密克替我賣到市場上去。我只希望我的製造品，能給人家合用，利益與損失，都不計及。我家裏的人對於我做的事，非常反對。所以我不得已改變我的姓字，走到這裏來。我是很歡喜，我雖沒有錢，我也怡然自得的過着——我得到了我的自由，那是很值得的。」

「我想你是一個奇怪的人，」愛蕭說「你製造的東西你自己用麼？」

梅生冷笑着，一會兒她說：「我自己向來沒有用過，我不妨告訴你。但是人家必以爲我自己也用的，你也這樣想麼？你再要一點茶麼？」

她斟滿了愛蕭的茶杯，自己又開始吸煙，繼續的說道：「這是我的生活情形，并且還要繼續下去，現在你把你的告訴罷。你說的你曾經在愛爾特。」

「是，我在那邊二年，我歡喜住在那邊。我愛美麗的東西，我常在工作室裏。他們待我很好，不過工作太苦，所以我就離開那邊。」

「離開那邊又將怎樣呢？」梅生問：

愛蒂的臉變紅了，含羞的說道：「我預備去結婚，他——他叫我離開那邊，預備着結婚所以我離開的。」

「但是你還沒有結婚呢？」

「沒有」，愛蒂轉過來，望着火爐。「沒有，我沒有結婚。他——我的未婚夫——他因事必須要離開英倫，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見呢。」

她的聲音含有悲傷的樣子。

梅生握着愛蒂的手，表同情的說道：「你可憐呀！不要緊！時間過得很快，不久他要回來，到那時候，你將要過快樂的生活了。」

愛蒂微笑着。

「我知道。我把我的事情來告訴你，是一件蠢蠢的事。今天早上我很覺得快樂。我收到他一封信，照他信上看起來，我對他也不致於沒有希望，但是——」

「我希望你明天收到第二封信，」梅生插着說。「再過一天再收到一封信，以後每天



收到一封。那是最好。」

愛蕪大笑，梅生仍繼續的說道：「我不願意見你悲傷。我將要使你快樂。我不許你發生悲觀。并且無論怎樣，你是已經得到了愛人，這是活在世界上也真值得的。」

「是，」愛蕪說。她心裏想着那封信，一面又感覺得到這時候，她纔知道也是真愛她的。

「在他沒有回來之前，你預備找什麼工作去做？」梅生有趣似的問。「假使你有工作可做，你就覺得時間過得快了。」

愛蕪說：「找工作做，確是一個要緊的問題。我沒有積蓄。我姑母遺留給我的只有一點兒，大部以已經用去了。所以我仍預備到愛爾特去。」

梅生接着說：「你做商店裏事是很好的。你可以在那邊度過光陰！沒有人看見你，并且你是多麼美麗——」

「呵，胡說！」愛蕪叫喊着，她大笑起來，覺得非常快樂。

當她想到要到她自已房裏去的時候，已是七點鐘了。

歉！」

她站起來說道：「差不多七點鐘了！我不想坐在這裏這樣長的時期，真有點抱

梅生說：「這那裏說到抱歉，假使你歡喜，你儘可在此坐着。我出外的時間多，差不多有一半時間是空着的。」

愛蒂的臉有些微紅了。

「你真太客氣了，我也歡喜多住一個房間，但是經濟力不能託我，所以只好——」  
梅生大笑。

「你何節！經濟爲結婚用！幸福的小姐！我希望你請我參加你們的婚禮！」並且希望他是一個很美麗的男子。」

愛蒂羞的說：「他是——他是很美麗的。」

但是梅生不以爲意。

「我不注意一個男人形式上的美不美。只要他氣概雄壯，性情溫柔，我就希望的，不過這樣。七點半鐘吃飯，你和我一塊吃飯。假使你歡喜，我再邀愛爾托夫人——她稱

愛蕪說：「我歡喜和你一塊吃，你是多麼有趣呀！」

她們一同下樓，愛蕪走到樓梯的中途，又回轉來。

「拜利——我忘記了拜利。」

梅生說：「你可以把他抱來。快一點，不然，要太晚了。」

愛蕪回到自己房裏，急急的把貓兒抱出來，走下樓梯，但晚飯的鐘聲已經敲過了。

晚飯的菜很簡單，但價錢却比白立格司路貴了一點。

「你三餐飯都在這裏吃麼？」愛蕪問。

梅生接着答道：「不——只有早飯和晚飯——并且晚飯也不常在這裏吃。有時候我

和朋友们出外去了，他們常留我吃飯。這裏的菜也差不差。」

梅生且說且笑，一會兒，她對坐在她後邊的一個青年問道：「你的傷風好一點麼？」

我今天晚上可以給你一點藥。」說到這裏，她又轉過來對愛蕪說：「我可以來介紹一下

這位是哈列先生。——他是一個最有趣的人。他會做小說。哈列先生，這位是舍括司統

女士——她是我的朋友。」

哈利鞠躬致敬。他是一個灰白而美麗的青年。他接着對梅生說道：「你從來沒有告訴我們你認識全拍司統女士。」

梅生答道：「我今天下午纔認識她的。但是我們很快的做成朋友了。」

她又對愛蕩說道：「你將要歡喜哈利。他是一個很伶俐美麗而可憐的青年！他要住在鄉下，不要住在倫敦。假是我是一個富人，我很願意幫助他。」

愛蕩說：「要做富人，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常常夢想多點錢，來做我要做的事。做富人只要做一個月！假使我真能做一個月的富人，我回轉過來再做窮人，也是很情願的。」

梅生說：「那裏話！金錢不能買到快樂，親愛的，不要忘記了這句話。我家裏的人常以為金錢萬能，許多別的人也是這樣想。這也不過顯出他們的愚蠢。我不能與密克絲紙是爲有金錢……」

愛蕩說：「那末，密克是一個富人麼？」

梅生答：「富人！我想她是在他個敦要算首富呢。」

愛莉又說：「他是倫敦的首富麼！但是他——他告訴我是一個窮人。」

梅生點點頭，又輕輕的說道：「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已經三十多歲了，還是做一個繆夫！他的真性情到底是怎樣，我實在說不出來！你吃完了麼！我們到我的房間裏去喝咖啡，因為我的比這裏的要好的一點。」

她們離開餐桌，梅生又繼續的說道：「在我告訴你的真話，我住在這裏，朋友們都不知的。我的通訊在一個俱樂部裏，將來我可以帶你去玩玩。我的住處，就是密克也不知道。我和朋友們相會，都約定在別的地方。我離開家庭，度我單調的生活，總覺得比較自由些……」

她們到了梅生的房裏，梅生取火吸煙，泡咖啡，動作非常敏捷。她真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女子。

愛莉喝咖啡，就回自己房裏。她疲倦得很，連脫衣服的氣力都沒有了。閉着眼睛，她竟就着她的面筋，她想到昨夜遇見他的情形，心裏總覺得有些惶愧。她希望她不再

見他。

五

過了三天，密克預備去拜訪愛菲。這三天在密克好像至少當作一月，他飲食減少，紙烟都忘記吸了。

愛菲對於見不見他，到不很放在心上，而密克要再見她的心理，却是非常的熱切！她除了想阿須敦之外，沒有什麼以的心思。她覺得好像有什麼事情沒有辦得了的樣子。在第三天的早晨，他就到愛菲的住處去拜訪他。

當他到那邊的時候，愛菲已經外出了，這時他只好很失望的回轉頭來。

他懷疑着，他是真出呢，還是拒絕我呢。

一會兒，他自己對自己笑着。幾天之前，他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有愛菲這樣一個人，會來向他辭職不遇，竟使他感覺到無限的悲傷。

他急急地回去。一會兒，就到了自己家裏。

轉來便走進室內說道：

「露士，梅生女士已有電話來過，請你去吃茶。」

露克很愛梅生，但是今天聽了，却有些不歡喜的樣子。

「吃茶麼！什麼地方？」他問。

「他說你知道的；是常常到的地方。」

「啊，是了！」

露克穿着長褲嘆息着。到底，梅生是常常快樂的。他很歡喜的走到梅生所約定的俱樂部。他在門口等了一會。梅生很得意的走下樓來。笑盈盈的請露克走進室內，很親熱的對他說道：

「你有什麼心事？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頹喪。」

露克說：「我自己不覺得什麼。你近來怎樣？」

露克笑的說：「很好，謝謝你；今天你可以和我去吃茶麼？」

密克注視着。

「吃茶麼！我今天到這裏不是來和你吃茶的麼？」

「愚蠢呀！我不是指的這裏；我指我住的地方。那是一個寄宿舍。我敢說你不是不歡喜的，但是那宿舍的確是好的。我是一間很舒服適的客室，裏面佈置得很精雅。到那地方我可以請你吃茶，并且請你吃你所歡喜的東西。」

密克聽得不耐煩了，接着說道：「那是我很歡喜。但是這不要破了你的規矩麼？不多時之前，條了誓不使我知道你的住處。你要過你的秘密的單調的生活。」

「以前是這樣，但是現在我決定使你知道。我想你是值得住的人，并且你也可以去看一個最可愛最美麗的女子……」

密克驚訝的說道：「梅生！你不要做了婚姻的介紹者！假使你是這樣，我要對你下一個誠懇的警告，我們的友誼也就此終了。」

梅生很坦白的說道：「不要發歎！這裏面一點沒有什麼關係！并且她是已經和人家訂婚了。不過我要你幫助她……」



密克說：『她現在怎樣？我怎樣幫助她？』

梅生親熱的說：『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子，我認識她只有四天——她在同一的宿舍。我初見她的時候，我對於她就發生一種奇想……』

密克聽了，雙眉緊鎖着。

梅生又繼續的說道：『我不是替她向你哀求。但是她很可憐，她是一個最可憐的人。她說她已經和一個人訂婚，那人已經出外去了。我想那個人一定不大好。我知道他只收到她一封信。今天早晨她關着門在房裏啼哭，我敲她的門，她也沒有讓我進去。』

她停止了，呆呆望着密克。

他微笑着；他知道梅生是素來富於同情心的。

『那末，你要我幫助她什麼？』他溫柔的問着。

她說：『我要你替她找一職業。你不要說你不能夠！密克！你必須幫助她。她說她預備回到愛爾特，職業有沒有，且不管他。我相信她一點積蓄也沒有，生活很難維持。密克，我請求你，無論怎樣，你要幫助她的。』

好麼？」

密克連起肩膀，過一會兒，說道：「找職業是容易的事。不久就可以有。適字寫得。」

「自然，她寫得很好。你必須替他找一好職業。我非常的高興她，她有了她的情人，真高興得不得了。關於她情人的情形，他沒有說過什麼，但是今天早晨她對她活在上真無趣味，並且她露出很悲傷的神氣。」

密克對她莊重的臉微笑着。同時他從衣袋裏取出鉛筆和信封。對梅生說道：「告訴我她的名字和住址，我預備替她設法。事情的好歹暫且勿論，但我必盡我力之所能……」

梅生親熱的說：「我愛！我知道你有法子可想。當你看見愛蕪的時候，你將要……」

密克尖銳的看着，他的面色有些變灰白了急急的問道：「你說的是什麼名字？我說有聽得清楚。」

梅生說：「這是愛蕪，愛蕪舍柏司統。」

博克的鉛筆突然的在紙上一觸，無意識的畫了一劃。這時候，他看着梅生，梅生也出神的看着他。

他很快的說道：「我可以負責的幫助她，不過你不要使她知道是我的力量；假使她知道了，她恐怕不歡喜……」

梅生懷疑的問：「你怎樣知道不歡喜？」

博克出神的望着她。

「你說她有相當的學識和能力，是不是？無論怎樣，我施恩於人是決不望報的，但盡我力之所能；替她——替你的新朋友設個法兒。你說她是可憐的人兒。」

梅生嘆息着說：「她是非常的可憐。幾天之前有人送錢給她，但這錢爲數很少。我總這錢一定是她的假定的情人給她的。」

「怎麼你說是假定的？他不是和他已經訂婚了麼？」

梅生聳起兩肩。

「她這樣說的，並且她帶有婚約戒指，但是我總覺得這裏面有些奇怪。我知道她是很不快樂，但是她懇她，致於絕望。關於這錢的問題，也是我不好。我勸她去買點衣服——她只有幾件衣服，並且我陪她去買了一件外套和一件新衣。」

「是。」密克出神的說；他歡喜她買了新衣；他回想到她在那樣寒冷的夜裏，穿着很單薄的衣服。

梅生接着說道：「她歡喜新的玩物像小孩子一樣，她把玩物拿到我房裏來，很得意的和我玩弄着。她感覺得非常有趣，自然，這裏話我想你必以為絮聒的。」

密克誠懇的說：「不，我毫不以為絮聒，我允許你說那些話。」

「好，她新衣服已經有了，她預備到愛爾特去，我想你認識愛爾特麼？」

密克說：「我認識的。」

梅生笑着，說道：「呵，你認識麼？那店裏不知道能不能再用她。現在她覺得她不

應當買新衣服，并且今天早晨她告訴我她恐怕要離開這裏，以後生活怎樣維持。寒寒，你想她可憐麼？她真可憐啊！我預備些錢給她，自然，她一定不願意要的。」

她嘆息着，

密克推着盆子對她說道：「餅還有麼？那白糖的餅到很甜美。」

梅生不理他，氣惱似的說道「隨便那種餅都可以使你適口。」

密克驚起，說道：「是，我愛，我們來喝茶，我們應當吃一點適口的東西，那人的名字你知道麼？」

「什麼人？呵，她的未婚夫！我不知道，她連相片也沒有給我看見過，她這幾天沒有收到他的信，自然，他給她的信我也沒有看見過。」

「他可以再給她一點錢，到底，她沒有收到信不過四天，那也不算長久，男子們是常常懶於寫信的。」

梅生有趣似的說道：「當你在戀愛的時候，四天要等很長久了，現在你坐在這裏，心裏自然很安適。我希望她今晚或明天收到他的信，我知道愛蕭不久要離開這裏，我不

願意她去，我沒有許多朋友，我要和他做個真正的同心朋友。」

密克說：「你說那些話，使我多麼歡喜，我常常說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梅生帶起手套；她有雪白的手，和美麗的指甲，她很簡略的說道：「不要關心我的事，只要你替她找一位位，我要永久愛你，我們預備麼？」

梅生站起來，很親熱的接了一吻，於是他們走下樓梯。密克且走且說道：「我預備替她設法，你還沒有她的詳細情形告訴我，你可以告訴我麼。」

梅生說：「是，假使你再來喝茶，我當告訴你。」

密克說：「我不知道她的一切，我不能替她設法。」

梅生笑着說：「呵，你一定能替她設法；我知道你的。」

麥克和梅生分別以後，他一直回到自己家裏。他聽了愛菲的事，空心裏感覺得難過，他想愛菲這時一定很不快樂。

幫助她這一個問題，是急於要解決的。他很歡喜她有梅生做她的朋友，梅生是一個最溫柔最有同情心的女子。

但是，梅生說過她是不願人家幫助她的，他無論怎樣想，總是無用，他雖有這樣的豪富，也無能幫助她，就是幾天前給她磅，她不知不覺的收了，假使將來給她知道了，一定要憤怒起來。

因為突然的衝動，他坐下來寫信給她，到底，她接受了他的友誼；爲什麼他不能寫信給她并且和她見面，這是沒有這理由的。他很小心的寫着，深恐她發現他替阿須敦寫的那封信的相像的筆跡。

他晚上可以請她出來吃飯麼？隨便擇定一個晚上。她歡喜看戲麼？他有一個朋友時常送雙坐位的戲券給他的。他預備擇定一個晚上請她去看戲。

當他把信寫完的時候，他知道這信紙和那天的相同，於是他換一張信紙，再小心的

寫起來。寫好了，他自己走出去，付了郵筒。

信寄出了之後，他覺得着人送去比較快點，並且可以早點得到回信，現在他預料最早要明天晚上纔有回音。

但是他很失望，因為他的信在第二天晚上纔到她手，所以愛蕭的回信，直到第三天早晨他纔接到。

當他接到她信的時候，他心裏多麼快樂；他從來沒有看見過愛蕭寫的字，現在竟爾看見了。於是他把信拆開來，上面寫着：

親愛的梅魯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我很抱歉，我不能陪你出來吃飯或看戲。

你的朋友

愛蕭 舍拍可統

密京威覺得非常失望，他把這簡單的信，讀了又讀，希望找出她這裏的拒絕，是寫錯了的。



她不再和他出來，她對於再見不再見他毫不放在心上。

他早餐不吃了，他喫早餐的心緒也沒有了。他生平沒有受過人家這樣故意的冷落，轉失望之外，又加上憤怒；她這樣故意的冷落他，是沒有理由的。

特來佛在那時候走進室來，看見沒有動過的早餐，就立在桌邊呆呆的望着密克。

密克把兩手深深插入衣袋，怒目的看着火爐，特來佛進前一步說道：「爵士，你這意嗎？」

密克開始咒詛着，於是他改變態度，並且笑着說道：「是，我已好了，特來佛，你歡喜到巴黎去麼？」

特來佛答：「爵士，無論什麼地方，只要你願意，你什麼時候動身？」

密克說：「我不預備去，只要你單獨去。你常常能辦事迅速。你想你能做到麼？」

「是，爵士，聽你吩咐。」

密克大笑。

「呵，我自己能做，我自己可以單獨的出去幾天。那末，不要你去了——」

「不行，爵士。」特來佛說。

密克背着火爐，臉上不時的露出苦笑，他又說道：「呵，你去沒有多長時間，我想兩天可以了。你可以住在我上次住的旅館裏，那旅館要接待你的，旅館經理是說英語的。」

特來佛遲疑的答道：「是了，爵士，到那邊之後，我做什麼學呢？」

密克想着好笑起來，又說道「我要你替我寄一封信。」

特來佛是一個善禮人意的人，到這時候也答不出什麼話來。一會兒，他說道：「是，爵士，你要我就去麼？」

「明天早晨可以了，」密克說「你可以趁早晨第一班輪船去。」

於是密克走到他的桌邊，在許多信紙中亂翻了一陣，最後翻到了一張印有巴黎旅館名字的信紙。這張信紙還沒有開過，密克嘆了一口舒服的氣。

那晚他睡得很遲。他費了很長時間寫信，寫了又毀，毀了又寫，直到深夜，纔把信寫成功。

在桌子上安放著兩封信。一封已經封好了，還沒有帖郵票；另一封是用自信箋寫的，密克把這信翻來覆去，很表示不滿意的神氣。

信的內容雖不長，但含有很多的結構。

親愛的愛燕：

我接到你的回信，對於你堅決的拒絕我的請求，使我不得不感覺悲傷。我想我們是預備做朋友。我也會對你這樣不情麼？假使有過這樣，我只能說我不是故意的。你能讓我見你麼？我在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見你的。

你的朋友

密克梅魯。

當他讀完這信的時候，他露出很不滿意的怒氣。這不是一封措辭佳妙的信。他有許多話打算要說，但是沒有敢說。他把牠摺起來放在信封裏；於是把地址寫出來，把兩封信放在一塊，比較兩信的筆跡。

一點也不相像！誰也不疑惑這是由一個人寫的。

他把他來信回來，把一封未貼郵票的信給他。『這是我要在巴黎寄出的。帖足了郵票。絕對不能遺誤。』

『是了，爵士。』特來佛望着另一封信。『還有那封信是不是也要寄麼？』

『不；這由我自己寄，』他說着，一面走出門外。第二天早晨特來佛趕着第一班船往巴黎去了之後，梅生走來訪問：『』

『有點消息給我麼？』她『我不願這樣的煩擾你，但是愛蕭的情形很緊張。她差不多不能生活下去。今天早晨我打算幫她，但是她不願意，她絕對不願意，你已經替她設法了麼？』

『這是要緊的事，』密克立刻說『在兩天之內』

『好友，兩天等不得啊。』

『最好我能做到，』密克急急的說。『假使你忍耐一點，纔有好的事情。』梅生微微的嘆息。

『真是誠實的笨！』他嚴重的說。

「呵，很好，我要回去了。」

梅生回去，在路上感覺非常的煩悶。

她富於感情，對於愛蕪不肯接受她的幫助，她認為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她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幾分鐘後，她把貓兒抱起來，送到愛蕪房裏。

「我已經把爵利抱來——我想假使他長在我的房裏，你要替他付房飯錢呢。」

她把貓兒交在愛蕪的手臂裏，她轉身去了。

她感覺很難過；她天生一副熱烈心腸，真替愛蕪擔憂；她回到自己房裏，把門關起

來。

她對着密克的相片發狠的說道：「我實在不能久待，好友，你必須替她找到事情。」

V

日子過去了。第三天她不到膳堂去喫飯，愛蕪也沒有到她的房裏來；她們兩人之間

好像有什麼阻隔似的。

(81)

她灑了幾滴熱淚；她怨愛蕪是對她發生誤會了，於是她寫一封很懇切的信給密克。

「你死了還是睡着了呢？我活在這邊正是等着你回音，你離開我竟一句話也沒有說！愛慕和我已兩天沒有說話，自然，這是不關你的事。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們的友誼，但是這於我是一件重大的事呢。我愛那女子比愛任何人深切，並且現在她要離開這裏，這應是你的過失……」

她知道她不應當對密克這樣措辭，但是她知道密克是能了解的——他常常了解人的。但是密克接信之後，非常不悅。她想他安閒在家，把這事已拋在腦後了。

他把信擲在火爐裏。明天應該有辦法。過去的兩天好幾度回如奉。

轉來信回來了。

「你回來了麼？」

「是，爵士。」

「事情辦妥了麼？」

「是，爵士。」

「就是這樣，沒有過別的事麼？」

我本來早就可以到家，爵士，但是我生了一點小病。」  
密克微笑。

「可憐的特來佛！——還有別的事麼？」

「是，爵士，我在巴黎還見阿須敦先生。他看見我不和他在一塊兒，好像很驚訝的樣子。」

密克臉色頓變；他沒有預料到這一點。

「天啊！」他說。「你沒有告訴他罷——？」

特來佛眼睛閃爍着。

「我從沒有告訴他什麼話，爵士，」他答。

密克癡癡舒了一口氣。

「他是單獨一個人麼？」

「在旅館是單獨一人，但是我兩次看見他和一個女人乘車去。」

你看見他兩次出去——和一個女人同去麼？」他又很出神的問了一遍，「可以了，

你走開罷。」

「謝謝你，爵士。」特來佛離開，把門輕輕的關上。

阿須敦已經很快的找到安愷，密克狂熱的想着。他懷想着，假使愛弗知道了，她又將怎樣。特來佛的話不會是謠言。她的誠實可靠正如英倫銀行。密克心裏感覺非常的不安。

他看看時辰鐘。九點過了！今晚沒有別的事了。

愛弗沒有回信來，已經兩整天過了。

密克在空中踱着。她為什麼這樣冷酷的對他，他感覺煩悶了。

他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冒犯了她。

自從除夕以來，他真是度日如年。許多老朋友方面，也沒有去拜訪過。他好像踏進了新生命的門檻，把舊的一概忘記了。

x

x

x

x

早晨，梅生正在梳洗的時候，忽聽見門上一種輕微的敲門聲。



『進來，』她說。

當開門的時候，她沒有抬頭望，雖她知道走進來的一定是愛蕪。愛蕪站在門框上躊躇不進，於是說道：

『我可以進來嗎？』

『啊，進來，抱歉了，』她誠懇的說。於是梅生輕輕的向她吻了一下，請她坐下來。『你是不是需要什麼？爵利在那裏？我把他抱上來罷，』梅生很快的說。

她走下樓去，一會兒把貓兒抱上來了。

『你得到了一點新消息；我在你臉上看得出來。』

愛蕪大笑，臉發紅了。

『呵，我得到消息，』她顫抖的說。『這樣奇怪的消息。』

『呵』梅生說。『是你愛人的消息麼？他要回來麼？那末，你快要預備你結婚的表服了。』

『呵，不是，絕對不是這樣的消息，』愛蕪說，『他在巴黎，他說他不在那裏，

但是他必須在那裏做事，他去的時候，沒有多帶錢。他已經有了職業，他好像走了好運。但是沒說起是什麼職業。他說他以後每星期寄三磅給我。這不是他奇怪的好意麼？我想我應當不收他。但是他說假使以後的事能如他的希望，我們就可以結婚。你想我對於他的錢收不收呢？」

「自然你收，親愛的，你不要發誤，」梅生很快的說。

「那末，我就在此地了，」愛弗說。「假使你喜歡我，我就和你同租這個房間。」

「親愛的！這是最好。自然，我是愛你同住的！」

「當我今天早晨，收到這信的時候，我就作這打算，」愛弗說。她的臉又發紅了。「你到沒有把這信吞下去，」梅生說。「好，很好的啊！這也不是一件羞恥的事。但是我總不是一種好人。不，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想——這是我的主觀吧。我常常以主觀看人。現在我要改變我的主觀，我想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並且你是十分滿意的。」

「我願意你能看他，」愛弗說。「我相信你一定也滿意的。」

梅生望着傅利澤着。

「你真常常批評人家所說的『天性』？」過一會兒，愛蕪之間。「當我起初認識你的時候，你對我說，你歡喜我，你好像從前看見過我的，並且——」

「我以禮待人，」梅生說。「我差不多常常是這樣。這確是我的天性。密克批評我不好，說我待人太感情化了。」

「我想在我遇見的人當中，要算你是最天真了。」愛蕪含笑釣說。

梅生大笑。

這時候飯鐘響了，於是她們走下樓去。

飯後，梅生出去差了一回，四點鐘的時候就回來了。

愛蕪知道她回來了，走上樓上去，輕輕的在她的門上敲着。

「我想一定是你，」當開門的時候，梅生說着。「我聽見你的腳步聲。」

愛蕪大笑。

當她走進室內的時候，一個高大的青年從椅子裏坐起來，以半羞愧半輕蔑的眼光對

她望着。這人是誰？就是密克梅魯。

八

梅生替密克和愛蕭兩方面介紹一下。今天下午密克的來并非梅生請他的。他是爲了愛蕭而來的。

「梅魯先生——舍拍司統小姐，你們是互相認識了的，所以我不必陪着你們，我要去預備茶。」

梅生走出了房間。

愛蕭怒目向她望着，她憑梅生不應當離開這裏。她緊步的走上前去，喊她回來。但是密克止住了她；他用手阻住了門，很快的把門關了。

「我預備對你說話，無論你願意不願意。」他說。

她含怒的向他望着；他的臉變紅了。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你不應當像這樣的對我說話。假使是梅生小姐請你來——」

「梅生不知道我要到這裏來。她也不知道我們從前是認識過的。我沒有告訴過她，我想你也不會告訴她的。現在，我們這裏沒有別的人，你可以告訴我，我究竟什麼地方冒犯了你？難道我不應當和你做朋友麼？假使我已經冒犯了你，你至少也要說出原因，讓我能作相當的解釋。」

愛蕪走到火爐邊，密克站在她後面。

「你拒絕見我或帶你出去，」他又說。「并且連我上次的信也沒有覆我。假使我冒犯了你——」

「你沒有，」愛蕪說。「你沒有冒犯我。」

「那末，你為什麼對我這樣神氣？」他說。

「你沒有對我說真話。你說你是很窮——你假裝着和你真的自己完全不同。我想你有你完全的理由，但是我最恨像那樣的受人欺騙。」

「我告訴你我的真話，舍拍司統小姐，我從前那樣說話，爲的是要使你相信我。我

要你說假話，絕對沒有別的意義。假使我說我以豪富為不幸，那你一定不願意聽的。」

她聳着兩肩。

「你連真的住址也沒有告訴。你對我實在太虛偽了。」

密克臉色變了灰白。

「你真不明白我的心理。你的話太不公平——我不能接受。我這樣那樣的虛飾，完全是爲了你，想有益於你。我處處地方爲你着想，恐怕世界上再也沒有這樣對人的好意。……我……呵，辯論又有何用？」

「這沒有什麼，并且也不必辯論，」愛弗說。「你獻給我的友誼，現在我也不接受了。我想我不必和你做朋友。」

「不，」密克粗暴的說。「你不……我……我……」他停住了。一會兒，他又溫和的說道：「這是使我到這裏來的機會。我認識梅生已多年了；我們是老朋友。她不知道我從前遇見過你的，但是現在我打算告訴她，假使你願意——」

她含有怒意的向他望着。

「假使你告訴了她，我有生之日，終不會寬恕你的。」他說。

——密克愁眉不展——

「自然，我無論怎樣都是錯的。你以為我認識了你，是一件羞恥的事麼？……呵，天呀！現在叫我有什麼話說。」

他走近了她，預備握她的手。「寬恕我，請你寬恕我——我是一個愚蠢的人！但是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感傷。」

「那是可笑的感傷——我沒有使你感傷；我希望你不提起我。」她說着，帶着怒意的微笑。

密克轉過身來，注視着火爐。他們不再說話了，直待到梅生上來。

她拿上餅乾和烘熱的麵包，放在一張靠近火爐的圓桌上。

「麵包是我自己烘的，餅乾是很甜美的。麥弗，你替我把檯布展開，今天我可愛時

(27)

密克在這裏的呢。」

梅生忙了一回，把茶預備好了。她坐下來纔舒了一口氣。

「好，我去了之後，你們說些什麼？密克，關於愛弗的事，我已告訴你很多，她聽見你的名字就要覺得難過。」

「我從沒有這樣說過，」愛慕急急的抗辯。

「還有餅乾麼？」密克說；他預備中止那段談話，再談別的問題。他滿懷着怒意，他想愛弗萬不應這樣對他。她待他愈冷落，愈使他神經興奮。當他坐下來喝茶的時候，他遠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

現在她把外衣脫下來。他懷疑着這是用他的錢買來的麼？但是這件外衣確是不好。他聰明地觀察所着的皮衣和手套，他滿擬照樣買了送給這恨他的愛弗。

他相信她這種傲氣就是他們兩者之間的障礙物。

「還要茶麼？」梅生對他們說，密克很快的答道：「呵，是，多謝你。於是大家靜默下去了，室中充滿着沉寂。但是愛弗却忍不住再坐下去，站起來望着梅生。

「請恕我，我要先離開了，」她說。「我要下去對愛爾托夫人說明，我還要繼續住下去。」



梅生很失意的望着。「啊，是了，假使實在要去」她說，「你去了就來。」

「多謝你，」愛菲說。她轉向密克，勉強的輕輕地說道：「我這時不必告別。」

愛菲去後，梅生含有怒意的向密克問道：「你說些什麼話煩擾了她？我希望你們互相歡悅。實在的，」密克，你太狹隘了。她決不會再回來，你且看罷。」

「沒有什麼，」他說，「我想她不久發生惱意。我自信我沒有說什麼使她難堪的話。或者你對她『過』麼。恐怕你真有相當過失罷。」

「你難道沒有過失麼？」梅生說。

密克繃着眉頭。

「你說我有過失，也許是你的好意吧。」

「世界上儘有像我這『愚蠢』的人。密說，」并且，密克，你為什麼今天到這裏來？」

在我問你的時候，你說不來；你改變意志為什麼這樣快？」

「你來告訴關於她的事情。你要我替她找個職業。」

梅生大笑。

「我親愛的密克！你是太晚了！她現在鑿須你的幫助，也不要我的幫助。她現在有法可想了；她那奇怪的愛人，現在巴黎做事，已允許她每星期寄給她三磅。」

她停住了，望了他一回，又問道：「爲什麼對於此事不露驚異之色？」

「我表示驚異麼！」他說。「假使我驚異，不是太滑稽了麼？這是一個好消息。我想她是歡喜了……」

「自然她歡喜！她現在繼續住在這裏，并且和我合租一間客室。她當時對於他的錢接受不接受，很遲疑了一回，最後還是我替她決定了，叫她接受。總而言之，我希望他每星期的三磅能源源寄來，那就是她無上的安慰；男人多半是靠不住的——除開了你，密克。」

密克臉色變紅了。

「每星期三磅夠生活了麼？」他問。「你想起來是怎樣？」

「在這裏是夠生活了。」她說。「但是這不很寬裕。還是找個職業可以無憂無慮地過下去。你的意思是怎樣？」

密克辭身，撫摩舞鞋的頭。

「在一個公共機關有個位置，」他說。「我想於她不很適宜——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這事很忙碌，差不多沒有多少空閒的時候。」

梅生注視着他。

「唉！」她說。「或者這幻想的愛人真變為好人了……」

「幻想的愛人！」密克說。「你所說的是誰？」

「那是愛弗的愛人，」梅生說。「她不願告訴我他的名字，所以我叫他幻想的愛人，我終覺得那個人有點靠不住。密克，你以為對嗎？」

「親愛梅生，我怎麼能知道呢？」密克說。梅生刮火吸烟。

「假使要使我能相信他，」她說，「關於他的事應當多告訴我一點。她現在是進一步的相信他了。今天早晨她收到他的信，他告訴她在巴黎做事。密克，我對於那個人，終有點懷疑，並且有點恨意。」

密克微笑。

「你真恨嗎？請問。」

她點頭。

「我知道你也不相信我們的愛，但是……」

「我不相信麼？」密克沉思着說。「我不完全確定。」他看看錶。「我要走了。我也不能替你們做別的事，我想。」

你在笑我了。她說。

「我不——我永不笑你。」他把手攔在她的肩上。「再會吧，請你不必送……」

再會——並且，密克，不要因為今天下午的事，對愛蕪發生恨意。」

「那愛梅生！我始終沒有想到恨字。」她說。

他乘上汽車，駛回自己家裏去了。他覺得非常的頹喪。人們都有興趣，只有他是例外。他願意他幾年前就結了婚，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想到瑪利地蘭，隱隱的有點怨恨。現在愛蕪又堅決的把他當作路人。他懷疑着，世界上男女的戀愛，是應當在一發生之後，就立刻得到結果。

他回到家裏，看見在他桌子上放着幾封信，他一一的拆開了；最後一封是阿須敦寄來的，他把信封拆開來

親愛的密克。

到這時候纔寫信給你。希望你諸事如意。我住在這裏是暫時的，因為我正和瑪雪克柳兒發生情愛——你還記得她？——她是塔壁克柳兒的小寡婦。她也有點資產，現在我進行得非常順利！假使我向她求訂婚，她一定是願意。前天我遇見特來佛，他大概已經告訴過你——他真神祕，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他大概是匆忙得很！諸好友請代致意。

你的朋友

阿須敦。

對於愛爾竟一字也沒有提起！對於這日夜想念他，並且只爲他而生存的可憐的女子，竟一點也不提起！

密克閱完，把信撕成片片，丟入火爐。對於阿須敦，滿懷着恨意。他想到阿須敦這種喪失人格的行爲，他決心不再和他做朋友了。

自從密克走之後，愛蕪接到從外邊送來一信，梅生見事急急的問道：「又是一封情書麼？」她看着愛蕪，見她臉上漸漸的露出不預之色。

這是哈利寄來的，「愛蕪說，「呵，確實的，我從沒有讓他想到我——」她把信交給梅生。「他要我和他同去看戲。」她又說，

「好！我應當去。」梅生立即說。「你現在覺得很無聊，并且他知道你已訂過婚，你也不必辜負他的好意。」

「但是他怎樣知道我訂過婚？我從沒有告訴過他。」

「我告訴他的。」梅生說。「我想免得他對你多心，所以我對他說明。請你看戲沒有別的意思，愛蕪，你不要懷疑——你應當去，並沒有什麼危險。」

「我自覺不去。」愛蕪說。「我不去，去了終覺得不好！」

你不去是爲了你幻想的愛人！」

愛蕭臉變紅了。

「我不知道你指的什麼？」她說。

「呵，是，」梅生說。「你不必發怒。你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使我叫什麼呢？」

自然，你不告訴我，只有這樣叫他。」

愛蕭走近梅生的椅邊。

「這並非我不告訴你，但是我允許他不告訴別的人；你知道他家裏的人如果知

道了，一定要反對的。并且——」

梅生把她推開。

「呵，不要使我煩惱，」她粗暴的說。「你爲什麼把自己看小？誰在世界上像他這樣奇怪，把他自己的身份看得這樣高？假使他以愛你爲可羞恥，他簡直不能算人。你不歡喜密克，我知道的，但是，以他的豪富和地位，假使他愛了你，他一定非常的滿意，決不願意對什麼社會輿論。就是他愛了一個乞丐女兒，他也可以自傲於人的……不多

說了，儘使我煩惱！

她刮火吸烟。

「那末，你想我應當和哈利去麼？」愛蕪問。她的臉上露出又紅又悶的樣子。

「不，我不想，」梅生用力的說。「我想你應當自尋樂趣。我也不是勸告你，但是你爲了一個，叫他什麼？犧牲了真正的幸福，終覺得不很值得。」

「叫他幻想——」愛蕪說。她坐下來沉靜了一回，開始哭起了。或者在他心裏轉變得有種神祕的希望。他希望從阿須敦那裏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她這種奇怪的拘執，是誰也不能使她回心轉意的。

她決心愛他。他的愛像無一時一刻能離開她的腦際。她睡時把他的信放在枕下。每到無聊的時候，就把信展開，看了又看，信紙上已佈滿了點點的淚痕。她覺得人生毫無樂趣，到不如死了爽快。但是她不肯即時就死，完全是爲了阿須敦——她唯一的人生希



第二天早晨，愛蕩獨自走到一個人家，那裏面正要雇用女伴。她去的目的是接洽這一個問題。

那裏面出來招待的是一個老年女子，頭髮已經斑白。她和愛蕩談了幾句，很覺滿意，就決定要雇用她。一會兒，她拿出她的名片給愛蕩，上面寫着「柳孟特阿須敦夫人」。愛蕩見了名片，非常驚異。她想這女人原來就是阿須敦的母親。爲了這個原故，她當時就沒有肯定的答應她。

在她沉悶的歸途中，她且走且想，這倒成了一個疑難的問題。正在這個當兒，後面忽有人喊她，回頭一望，原來是密克梅魯。

密克梅魯又要受她冷落；但是今天却不然了，她對他微笑，表示很親熱的神氣。

「你好，覺得冷麼？」她說。

「很……你到那裏去的？」

「你回家去。」愛蕪說。「我已經在一個人家接洽一個職業。」

「一個職業！」他說「那種職業？」

愛蕪大笑。

「我受你的勸告，我去和一個老年女人作伴。」

「你已經決定了麼？」

她遲疑着。

「我這不很贊成。」她望着他。「我剛纔遲疑不說，因為我要和梅生小姐商量，她識見比我遠大些。」

「梅生是一個明慧的人。」他說。「我願意你像她一樣。」他遲疑着。「你新找到的職業是在市鎮上麼？」他又問。

「呵，是。」

她不再再說了，但是密克還要接着說下去。

「我想你所接洽的人大概是我認識的。在倫敦市上我多半是相熟的。」

「是的，」愛第說。「但是我不相信你認識許多人。這名字叫阿須敦——柳孟綾

阿須敦夫人。」

「阿須敦麼？」他說。「我都知道柳孟特阿須敦。」

「實在的！真奇怪！但是，自然，照你說，你必定認識許多人。」她說。

「我認識阿須敦已多年了。你將要歡喜老阿須敦夫人。」他說。

「并且——她的兒子？」她問。「我想你說你認識她的兒子。」

「是，我認識他——他在巴黎，我相信。」

「那末，我也歡喜他麼？你想。」她問。

密克不答。

「你歡喜他麼？」她又問。

「我痛恨這壞蛋！」他說。「他是禽獸一類的東西！」

歡不歡這顆頭顱。他呼吸緊張，心裏顫動得非尋厲害。

她的面色頓然變爲蒼白，一蹙不蹙。

他覺得說話失當，急想彌補起來。

「我不應當那樣說，我剛纔說的並不是他。」他說。「他是一個完備的人。我看你把我所說的話忘記了罷，愛蕩小姐。」

「你所說的完全和他不同，並不是那位阿須敦先生。」她說。

她停着不說。他們一同向前走。

「你走那條路？」她問。

密克臉變紅了；他知道她不願意一塊兒走。

「我去看梅生，」他說。「你可以允許和我一塊兒走麼？」

愛蕩勉強的微笑。

「呵，我現在不回去，」她說。「所以我不願滯留你，再會。」

她轉過身來，很快的向剛纔走的原路走去了。

她終不在流下眼淚。

「他怎麼恨……呵，他怎麼恨？」她目己問着自己。「他爲什麼知道楊孟德？」

她不想回去。她在寒冷的路上慢慢的走着，她覺得很疲倦了。她心裏想這時已應該走開了。她懷疑梅生也知道阿須敦。因爲密克知道，想來從她處知道的。他們都是不滿意阿須敦的。但只有我是最愛他，是他唯一的知己。

當她回來的時候，已是晚飯時光了。她在大廳上停了一回，看見外衣和帽子掛在那裏。她想這個大概是密克的。她竟想不到倘使是密克的衣帽應當放在梅生的房裏。她轉過身來輕輕的嘆了一聲。

當她上去的時候，房門開着，梅生剛走出來。

「我知道是你，」她說。「愛弗也回來了，你疲倦了麼？不要緊，快坐下來講火，

一同來休息罷。

愛弗大笑。

「出去了一天，說來也奇怪，」她說。「但是我疲倦了，實在疲倦了——我走了許多里路。她突然記起密克，懷疑似的向四周望了一望。「今天下午你是單獨的一人在家

麼？她問。

「是，沒有別人，」她笑着說。「你向四周望望要找誰呢？」

「不找誰……我懷疑好像有客來過。」

「好，你今天接洽的事情怎樣？」梅生問。「在那裏的那個老年女人大概可以贊成你麼？」

愛甫點頭。

「是，她要雇用我，我很感謝她的好意，但是她要我離開這裏住在那邊；可是我不願意離開這裏。」

梅生神氣沮喪似的望着。

「我不願意你去，她很快的說。」我們一塊兒住着多麼愉快。你寫信回了她罷，立刻回了她罷。」

愛甫大笑；緊握着梅生的手。

「告訴我，」她說。「你知道有人姓阿須敦麼？」

「阿須敦！」梅生目光閃爍着說。『我知道有姓阿須敦的……梅生……梅生……』  
的女人，頭髮已經斑白。」

愛甫聽了，露出愉快的神氣。

「那必是同一的老阿須敦夫人。這是她的名片——她今天給我的名片——柳孟蔭阿須敦夫人。」

梅生斜視着微點首。

「是她這就是她。我不很詳細知道她；我很羨慕她軒昂大度。」

「她要我去做她的一種伴侶，她每年給我五十磅。」

「事情並不壞；但是你還是回了她。」

「讓我想一想；我要和你從長商量。」

梅生沉思似的注視着火爐。

「她是寡婦，是不是？」愛甫遲疑的問。

「是，她做寡婦已多年了。」

雙菴停着不說。

過了一會兒之後——

「還有一個兒子，」梅生說。「他的外表是很漂亮的。」

「是，」愛蕭說。「你也認識他麼？」

梅生微笑。

「呵，是，我認識他。假使我遇見他，我就要感覺不幸。」

「何故——何故不幸，她問。」

梅生聳着兩肩。

「呵，我不知道——這是難於解釋——他沒有加害於我，但是有些人非常恨他，所

以我也恨他。他是一個多麼可惡的壞蛋啊。」

愛蕭鎮靜的坐着。兩次要說話都沒有說得出來。她想不應再讓她說下去，愈說愈使

她感覺難過。

「他真是一個最壞的東西，」梅生又說下去。「他天生一副驕傲的氣概。他發着使



漂亮的面貌，和他流暢的語言，欺騙了許多無智識的女子，確實是很多。最近他和一個女子要訂婚，他母親對於他的行為非常的反對。他是這樣一類的人，我也不值得多批評他了。」

她轉過身來，對愛菊望望，不覺有點驚異起來。

「他的臉色已變成灰白！你覺得不適應麼？」

「沒有什麼——不過有點疲倦——我想我今天晚飯不喫了。我在這裏靜坐一回。我要和你再談談我永來的職業問題。」

「未來的職業，」梅生說。「我想你不要到那邊去做，親愛的：我不讓你去。你去了也沒有多大意義。」

愛菊坐在椅上閉着眼睛。在她心裏想了又想，自己對自己說——

「我不相信這些話——我一句話也不相信；這些都是殘酷的謊言——起先密克而現在梅生。他們都是恨他的，他們的話自然要這樣說；但是我絕對不願意相信這些話。」

梅生在室中踱着。

「你睡一睡罷，睡一覺精神可以好點。」她說。

她閉了眼睛，把頭上；愛慕與幸福。

她心裏不覺地想：她，她，她，她，她。

她把阿須克和梅生的名字，讀了一遍——讀了這信，誰能信他不愛她呢？

誰能相信阿須克和梅生的話是真的呢？

她狂熱似的在信上吻着；世界上可愛的只有他一個人。

她走到梅生的桌邊坐下來，打定寫信給阿須克。

一面寫着：

「不要寫信給我——我不久要離開這旅館。等我到相當時候再寫信給你。」

她愁眉緊鎖；終於不能寫了！她不相信她的希望和幸福是失望的。她現在只有等待

，等待他下次來信。

她把寫好了的信撕碎了，丟在火爐裏。



開你我是十分抱歉，但是這裏房租我還是担任一半。」

「謝謝你——多謝你，」梅生冷淡的說。愛蕭臉變紅了感覺非常難過。

「密克梅魯從下面來了，」梅生說。「假使你不要見他，你還是走開。我知道你是恨他的……」

愛蕭轉身就走。正要跨出門檻，梅生隨後趕上，她眼睛裏已是淚水汪汪。

「我真愚蠢。我要對你道歉！請你不要走開。」她把愛蕭拖回火爐旁坐着。「因為你要離開我，我的舉動不免有些過當。我們的友誼不是泛泛的。密克來了——他免不了追問我爲什麼哭的。請你陪他幾分鐘，我去一去就要來的。」

梅生很快的去了。

密克走上來了，他只見愛蕭一人坐着，他向四周望了一望。「梅生小姐……我……」

「她馬上就來。」愛蕭道：「請坐」

密克坐下。

「好」，他說。「你會找到別的職業嗎？」

「我預備應老阿須敦夫人的雇用。」她說。

密克露不豫之色。他伸手緊握愛蕭的手，心裏隱隱的對那幻想的愛人發生妒意，這幻想的愛人就是他替她造成成功的。

「不要去，」他說。「我不願你去。無須做事，這些都是無意識的。你將來對於這老阿須敦夫人一定發生恨意。……愛蕭——」

她掙脫他的手；她面色變成灰白。

「你何必關心閒事！」她說。「你怎麼敢這樣說？我做的事你怎麼能干涉！關你的什麼事？」

密克顫抖的笑着。

「這事於我很有關係，」他說。「你必須要知道這件事。愛蕭，你願意和我結婚麼？」

室中靜默了一會；於是愛蕭站將起來。

「我總你一定瘋了。」她說。「我生平只見過你一兩次。我告訴過你我已經訂過婚。」

「我知道，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密克說。「我要求你和我結婚——你願意麼？」

她轉過身來。

「你一定是瘋了。」

密克笑着。「你已經說了兩三次了，但是我相信我一點也不瘋。我自從初次見你的時候，我就深深的愛你，但是，自然，你不相信的。那且不管牠——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你願意和我結婚麼？」

「你知道我已訂婚，你怎麼敢……」她走近門口去了。密克粗暴的笑着。

「你不要害怕，我決不致傷害你，但是我要你答覆我的問題。再說一遍，你願意和我結婚麼？」

「不——」

他不由自主的走近愛蕭。

「我能比其他的人使你更加幸福。我有生以來沒有愛過一個女子，直到我遇見你爲止……」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個男人，我也不願意和你結婚，我——我不能愛你……」她的語聲中合有怒意。「我的答復就是不——不——不！就是我活到一百歲，我終不改變我的心……」

「你要改變的，」密克冷靜的說。「女人常常這樣的；但是假使你現在不能改變，請你告訴一聲梅生我在這裏。我來看她的，已等得不耐煩了……」

當梅生回來時候，他正在出神的看報紙；她對他望了一回，她開始笑起來了。

「密克！你近來關心世事麼？你常常歡喜看報紙。」

密克聽了，立刻站將起來，也笑起來了。

「愛蕭那裏去了？」她問。「我請她在這裏陪你一會……」

「她去了，」密克淡然的說。「但是我恐怕我煩擾了她。」

梅生露出不豫之色。

「我知道你真誠的愛他，」她說。「但是事實上顯然的」不但不愛你而且恨你。實在叫我左右爲難。」

「或者你也不贊成她的拘執，」密克說。

「你不必操之過急，」她說。「我知道她對那幻想的愛人已有些不滿意。今天早晨我發現了另外一件事情，密克。」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他問。

「什麼緣故呢，她不能寫信給他——他沒有告訴通信地址我看來，她一定不愛她了。」

「那人在旅行的途中，自然沒有一定的住址告訴她。」他說。

「他可以把預定的目的地做通信地址，莫非不能麼？」她說。

「我想她也不計較這一層，」他說。

密克在室中踱着。梅生預備茶和餅乾。



「我去把愛蕭請來，」她說。她走出去了。「喫茶」她快樂似的說，在愛蕭敲門上敲着；她開了門走了進去。愛蕭正立在窗口無意識地向外邊花園望着；聽了梅生的聲音，她轉過身來。

「我實在不餓，你自己去陪你的朋友罷。」

梅生注視着她。

「親愛的愛蕭，」她冷淡的說。「假使我要密克爲我所有，我早已和他結婚了。請你不要譏刺我罷。」

於是兩人手挽手的走了出來。愛蕭不願再見密克，屢屢的遲疑不進。但是她不能對梅生過於執拗，所以終於走到梅生房裏來了。當她再見密克的時候，她的臉有些紅暈了。

密克沒有注視愛蕭，只對梅生談心。

「我不久要離開倫敦，」密克沉思了一會然後說着。

「離開倫敦！」梅生驚訝的說。「你到那裏去？」

「我想到巴黎去一兩天，」他說

「巴黎！」她們兩人都對他望着。密克好出神的注視愛蕭的臉色。

「是，我自從上年九月裏起到如今沒有去過。當我到那邊的時候，你們有沒有事情

要我代辦麼？」

梅生露出喜色。

「不要代我，或者代愛蕭……愛蕭有個好朋友在那邊，有沒有？愛蕭小姐。」

愛蕭滿臉紅暈。

「梅魯先生大概不是去替我找朋友的，」她堅決的說。

密克感覺非常憂悶。

「不要太確定了，愛蕭小姐，」他輕輕的說。「這是一個小地方，你知道，就是遇

見也許是可能的事。」

但是愛蕭好像沒有聽見。

密克到巴黎去了。當他到巴黎的時候，天色已經昏黑。他揀了一家在隱僻的街上的小旅館住着。晚間大約九點鐘的時候，他用了旅館的信封信箋，預備寫信。他提起筆來沉思了一回，於是很快的寫下去。

親愛的愛莎：

多天不相見了，我無時無刻不懷念着你，今後我們不知道何日能夠再見上親愛的，我從沒有實在的把我愛你的心理告訴過你。將來待我們的愛到實現的時候，我將要詳細的告訴你許多話。

你接到我信之後，請你立刻覆我。我已經和銀行方面接洽以後每星期寄錢給你。親愛的。假使此數不夠，你可以告訴我，我可以再增加一點……

我想在我權力之內，凡你有所需要，我一定可以辦到。你近來的生活情況怎樣？舒

(118)

這麼？快樂麼？明天我或者還要寫信給你。

你的親愛者

柳孟特阿須敦

密克寫好了，急急的封起來，貼上郵票，親自把牠寄了出去。

第二天，密克很無聊的在旅館裏過了半天。午飯後，從旅館門外走來一男一女。密克抬頭望望，不覺驚異起來；——因為男人是阿須敦，女人就是小寡婦塔壁克柳兒。

阿須敦見了密克，微露笑容，立刻向密克招呼。

密克對於克柳兒也有點認識；他站起來走近他們。

「我聽說你們在巴黎，」他說。他與克柳兒握手；她是一個嬌小玲瓏笑容可掬的女子。

「我們預備到戲院裏去，阿須敦說。克柳兒夫人並不住在這裏，但是她很高興的來陪我一同喫飯。你住在這裏麼？密克你從那裏來的？」

「昨天晚上；我不住在這裏。剛纔到這裏來喫飯。」

「你真好和我們一同喫飯，」阿須敦說。密克笑着。「多謝你，但是我已喫過了。當你來的時候，我剛巧喫好。」

他們立着談了一會。

「你沒有告訴我你住在那裏，」阿須敦說。

「不——無論怎樣我明天回去了。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說不定，」阿須敦說。

「我想」密克說。「我接到你的信，在你信上你沒有問起那封信。我已經替你寄出去了。」

阿須敦臉色變紅。「那封信——呵，是，多謝你，多謝你。」

大家沉靜了一會。

「我希望我能再見你，梅魯先生，克柳兒說。她想他們是朋友，她這樣說話應該是對的。」

「多謝你，克柳兒夫人，」密克說。「但是我明天要回倫敦；我很歡喜我能再見。」

可是恐怕我沒有時間了。」

接着，阿須對他很快速的問道：「萊利回來是怎樣呢？」

「老友，可是我怎麼能知道呢？我雖寄錢給她，她又沒有答覆我。」

「我告訴你我不願意寫信給她，今後更和她完全斷絕關係。」阿須教說。

密克不答。

「婦女們都是很奇怪的，萊利太容易受刺激，現在我也不管她了。但是……你以為

怎樣？」

「我沒有意見，」密克說。「再會罷。」他轉過身來走出去了。

十三

密克住在巴黎已有四天了。過這兩天無聊的生活在他生平要算第一次呢。

第四天早晨，他接到愛菲的來信，他的情緒突然高漲，不知道是羞是喜，於是把牠

舞團來護了下去。

我最親愛的阿須敦：

今晚接到你的來信，我不知道多麼快樂！自從你去了之後，我心裏感覺得十分悲傷。將來我們再見面的時候，真說不盡離別恨。我以亦誠愛你，我永久愛你；除了你之外，我絕對不能愛別的人。多謝你，你前次寄錢給我。我現在要找職業，還沒有得到確定。我現在住在新的寄宿舍，比那白立格司敦路的要潔淨幽雅得多了。我在這裏結識一個好朋友，她的名字叫詹痕梅生——她告訴我她認識你和你的母親。但是我爲了要遵守你的囑咐，我也沒有告訴她我和你的關係。輸有一個男朋友，常常來着她的。他的名字叫密克梅魯。梅生常贊揚他，但是我有些厭惡他。

她告訴我他是一個最富的人，是一個性情最好的人，但是我看他 and 一般人沒有甚麼差異，並且他又不美麗。他認識你，但是他並沒有多談起你。最親愛的，自從和你分別之後，我好像度日如年。我常常懷疑着，你究竟拋棄了我還是愛我和愛你一樣。最親愛的，我們何時能結婚？我們何時能一塊兒居住？我爲你真靈魂顛倒了

「我的思想中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絲毫別的東西存在。你接到我信之後，請你打一個電報給我，使我得知你平安的消息。」

你的最親愛者

萊利

密克讀完之後，臉色灰白，愁眉不展。他想他何苦自尋煩惱，何故要對這可憐的拘執的女子一再欺騙，一再弄這種神妙的戲法兒。他想到了可惡的阿須敦，痛恨刺骨。他想阿須敦這樣欺凌女性，玩弄女性，確實是喪心病狂，確實是一個不啻於人類的東西。

密克整頓行囊離開巴黎。

當密克回到倫敦的時候，天正大雨。街道溼滑難走，各種車輛都滿污着泥漿。

他雇了一輛車子，駛行回去。當車子駛到首筆街頭的時候，行人非常擁擠，車子很紆緩地駛行着。在大羣的人叢中瑪利地蘭也在慢慢地走着，她看見了車中的密克，立刻奔向前去緊緊的抓住了他的手。

「這幾天你到那裏去的？我多時沒有看見你了，」她說。



「我到巴黎去了四天，今天剛纔回來，」他說。

「你在這裏做什麼？誰和你一塊兒走的？」他問。

「我的姊姊和幾個朋友，我們預備喫飯去」她說。她想要請密克一塊兒去喫飯，且是事實上又有所不能。

過了一會兒。

「我想我要去了，」她說。「明天你可以出來和我喫茶麼？」

密克面色微暈。

「很好，我非常的高興。我們在什麼地方相會呢？」他說。

「你知道的，我們常去的地方」。她很快的說。

她慢慢的把手從密克手裏縮回，很表示依戀不捨的樣子。

密克回到家裏，在他桌上推着許多信。他一一的翻開來看了，有的是請柬，有的是朋友的不關緊要的問候的信。最後一封信是阿須敦母親寄來的，上面寫着：

請柬

我常希望你於任何一天的下午，來和我作半小時的談話。

老柳阿須敦。

密克當時寫一回信，約定明天下午去和她談話。他想和她作半小時談話之後，正好去應瑪利之約。

第二天的下午，密克走到老阿須敦夫人的家裏。他想這是他第一次到這裏來，不知道她要和他談些什麼話。

老阿須敦夫人微笑着走來。

「有勞大駕，梅魯先生。我不知道你出去了直到我今天早晨接到你回信的時候。我懷疑着你爲什麼沒有回信給我。」

「我到巴黎去了幾天，昨天晚上纔回來。」他說。

「巴黎！你遇見我的兒子麼？」她問。

密克面色稍變。

「我偶然遇見他一次，只談了幾分鐘的話。」

她微笑着。

「他爲什麼和你這樣匆促的分別？」她問。「他和你不是多年老朋友麼？」

「我們以前是個要好的朋友。」他含糊的說。

她把坐的椅子移近火爐。

「梅魯先生，現在我要問你一個問題，想來你一定可以答覆我的。在愛爾特的那個女

子叫什麼名字？聖誕節前柳孟特常常和她在一塊兒的。」

這問題真出於他意料之外，只好謊言答覆她。

「我不知道——我常聽說叫萊利。我沒有看見過她，他也沒有介紹給我。」

「這也算是要好的朋友麼？」她說。

「我們的意氣還能相投，」他說。「我不歡喜和女人接近，并且他——」

「并且他是，」她說。「無須說了，我知道我的兒子。你真不知道那女子的名字麼？」

「我希望你能告訴我。」

「假使她仍在愛爾特，我敢說我可以找到她。」他說。

「她不在那邊了」，她說。「梅魯先生，我對於我自己的一切事情，常常可以自傲於人。可是近來很感覺不滿意。我常叮囑柳孟特叫他和那女子確定關係，不要儘欺騙她。」

但我的話他一點也不接受。他是我的兒子，是你的朋友。他長此這樣的胡鬧下去，真要把我活活的氣死。……」她說完了，露着微微的苦笑。

接着，她又說：「我請你來的意思，就是要找到那個女子，并且問問那女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密克不答。

「梅魯先生，你知道我現在打算找一個伴侶。她說。」

「伴侶麼？——我……」

「是，一個女伴侶，」她又說下去：「我常常嫉妬人家有女兒；一個女兒待母親親比兒子要好得多呢。我不幸只有一個兒子。他任何話不能聽我，我對他確實沒有多大希望了。他在巴黎恐怕要自行結婚去了。」

「結婚麼？」他說。當我在巴黎的時候，他爲什麼沒有「我露起？」

「沒有說起麼？」我今天早晨纔得到他的消息，他和一個名叫個塔壁克柳兒的小寡婦訂婚。我相信這件事大概是已經確定了。」

當密克離開老阿須敦夫人之後，他立刻趕到瑪利約定的地方。瑪利在那邊等待已久，密克到了，先對她深深的表示歉意。

瑪利對他望了一會。

「密克——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

「儘你問，只要你歡喜。」

「密克，這是什麼緣故？我做了什麼事？」她問。她的聲音有些顫抖了。

「我所指的是寫信給你的——我望你將來能原諒我，但是……但是……」他說。

他沒有說完，他想她大概可以明白了。

「你指……你指我另外還有愛人麼？」她問。

「會是。」他望望她臉色灰白，他覺得他太粗魯了。

室中靜默了一會：她無聊似的看看手套，她的手有些顫抖了。

「我走了，恕我不能多陪，」她說。她一面慢慢的向外走着。

密克趕上前去。

「如不能在此多留，我陪你一塊兒走」他說。

「請你不必，我歡喜一個人走，」她說。她沒精打彩的去了。密克呆呆地目送着她，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在那時候在倫敦全市恐怕沒有比密克梅魯更悲傷的人了。

#### 十四

愛蕩又冷清清地過了一星期了，她望巴黎方面的回信，已是望穿秋水。而一心指望着的電報，更是杳如黃鶴。她面色灰白，好像病了似的。

梅生見了她這種景况，把一切都歸過于那個幻想的愛人。

「梅魯先生沒有從巴黎回來？」愛蕩突然的問。梅生聽了很驚訝，她只勉強答了。

愛爾不知道。

「梅生，這時密克來了。」

梅生歡喜得手舞足蹈。

「密克！你真巧！我們正在談到你。你幾時回來的？你辦了些什麼事？」

梅生把他拉到火爐邊坐下。

愛爾已熱居在室內一星期了，「她說。」可憐得很！「她確實是病了。」

「這種天氣是容易使人感覺不適，」密克勉強回說。

「四天了，你沒有來看我！」梅生說。「爲什麼你把我们丟開了呢？」

「我是很忙，」密克說。「你到老阿須敦夫人那裏去了沒有？」他對愛爾說。

愛爾目光舉起。

「沒有，我打算到星期一去。」

「呵，」密克沒精打采的說。

這時郵差送來一信，這是給愛爾的信，從巴黎方面寄來的。

當愛蕪拆信閱覽的時候，室中靜默起來了。密克心裏感覺不安，他想這信應於昨天寄到，爲什麼偏偏於他在這裏的時候送來，這事真使他有些難過。

愛蕪看完了信，面色帶着笑容。

梅生也微笑似的望着愛蕪，又轉過來對密克說：「愛蕪到星期一要去了，我以後將一人孤獨地住着。我過不慣孤獨的生活，我很歡喜有人陪着我。」

「我又想不去了，」愛蕪突然的說。

梅生歡呼着。

「不去了！好，我終不！」她對愛蕪注視着。「我終不知道這樣一個女子，」她說。「密克，我告訴你……」

密克不答。

「我想我現在可以改變我的意思了，」愛蕪說。

「啊，你改變了你的意志，」梅生說。「這大概在那幻想的愛人的信裏說了些什麼

……」



他對我說話，這是他應有的權力。」愛蕩愈快似的說。難道你對我發生妒意麼？」

「發生妒意。實在的！」梅生含有怒意的說。於是她突然嘆息了一聲。「好，或者我是；誰知道呢？他信裏說的什麼，我們也不能過問。」

「他說的話並沒有什麼，這是可以公開的。」愛蕩說。

梅生大笑。

室中靜默了一會。

密克站起來告辭，和梅生很親熱的接了一吻，又緊緊的握一握手。然後對愛蕩說：「他慢慢地去了。」

當晚愛蕩寫信給老阿須敦夫人，說明不去的理由，并表示歉意。在他的本意很高興去；一面可以觀察阿須敦家庭情況，一面得與他的母親親近；但是阿須敦不願意他去。

她相信她對於愛蕩十二分的忠實，他證的話，無論怎樣，她都可以接受。

「假使我有事故，我要覺得更加愈快些。」她對梅生說。

「盡耗光陰，本來不是爲人之道。人生應當勤勞，這是我所深知的。但是你要到老阿須敦夫人那邊去，我和密克都不敢贊同。」

「密克！」愛蕪鄙夷的說。「我的事關他什麼……」

梅生驚訝的望着她。

「呵，是了，」她坦白的說。「我想我常常可以提起他的名字，可不可以呢？」她開始笑了。「你果知道他十二分誠懇的愛你，就是你配了他。也是比較的幸福。」

「我歡喜你這樣着想，」她冷淡的說。「但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聽你的忠告。」

「自然，你心目中只有你幻想的愛人，」梅生說。「他已佔據了你意識的全部份，無怪你不狂熱的愛他。」

愛蕪面色紅暈。

室中靜默了一會。

「你愛他，我終覺是你的錯誤」梅生說。「我對這位柳孟特阿敦的爲人，始終是有懷疑！」

「我從沒有告訴你是他的名字，」愛菲辯護着說。「這完全是你的想像，或者是密克的揣度的話。你們都認識他，你們不免要神經過敏的懷疑到他。希望你以後不要說這樣惡作劇的話。」

「柳孟時阿須敦不是他的名字，真不是他的名字」梅生說。那末，他只是幻想的愛人，實是幻想的愛人。以後我只好叫他幻想的愛人，因為這個名字是很確當的。」

愛菲面色又紅了。

「她不是幻想的愛人，」她說。「他是真愛人，他是一個很真的愛人。」  
梅生俯身握她的手。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必爭辯了」，她說。「因為這是你的愛人，於我究竟沒有多大關係，愛菲，我希望你有真的愛人，我更要祝你們的幸福無疆。」

第二天密克請她們看戲。梅生非常的高興，愛菲也勉強的同去了。

到了戲院裏，三人並肩坐着。戲院裏的觀客，多半穿的是很華麗的衣服，女人們穿的更加華麗。

「你好像比任何窈窕要漂亮一點，」梅生對蕭愛笑着說。「我知道——密克找到一個朋友了。」他向站着的密克望着，愛蕭也移轉視線望着。

密克對兩個女人說話——一個是年輕的，另外一個——愛蕭見了，突然面色紅暈，因為她就是考阿須敦夫人。

愛蕭不知不覺的緊握了梅生的手臂，這時候，她恨不能插翅飛開。好在這是一剎那間的事，老阿須敦夫人已坐下來了，愛蕭如釋重負，然心裏猶怦怦的跳着。

舞台上的一幕一幕的演過了，密克時常向老阿須敦夫人斜視着，發現了阿須敦坐在他母親的附近。愛蕭雖不敢舉目向老阿須敦夫人探望，然有時仍不免要偷偷的斜視一眼，在這斜視的當兒，她也發現了阿須敦。

愛蕭如觸電一般，突然的面色變成慘白。

「這裏面太熱了，我要走出去散散，」愛蕭站起來說。  
密克阻住她的去路，但終于給她去了。

梅生攔着密克。

「密克，愛弗有病麼？你看她面色多麼灰白！」

密克微笑。

「她未見得有病樣子」他說。「阿須敦坐在他母親旁邊，她大概望見了。」

密克隨後趕了出去，愛弗已站在門外寒冷的空氣中。他走上前去，緊緊的握住了她的手。

「我們找輛車子乘你回去，我想，」他說。

愛弗斜依於密克的身畔，好像發暈了似的。

梅生也走了出來，俯身抬起了愛弗的手套。她向密克望着。

「找輛車子來，把她交給我罷，」她很尖銳的說。

密克急急的出去，一會兒，把車子找來了。於是梅生挽愛弗登車，開了車門，向密

克說聲「再會」

車子飛也似的去了，漸漸的不見。密克呆呆的望着，好像有氣似的感傷。

這時候，將近半夜了，密克孤獨的步行回去。適他經過阿須敦住宅的時候，他望見

從窗隙中射出來的燈光，他想大概還沒有睡罷。於是他輕輕的走上庭階按着門鈴。一會兒一個僕人出來開門，露着驚異之色。

「我的名字叫梅魯，」他說「請你通知阿須敦先生，我知道他在家，我今晚在戲院裏看見他的。」

一會兒阿須敦走了出來。

「你爲什麼這樣晚？你從那裏來的？我正預備去睡了。」

客室中火爐將要息了，室中空氣還是和暖。

阿須敦請密克坐下。

「老友！你有什麼事？……」

「我今天晚上在戲院望見你，」密克說。「我和舍拍司統女士坐在一塊兒，她也望見了你。你什麼時候離開倫敦再往巴黎去呢？」

阿須敦目不轉睛；臉上漸漸紅暈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和魔鬼在一塊呢」他含有怒意的說。「我想我的行蹤無須你關心

「才開始的事，我和她關係，已有幾星期了。」

密克呆呆的望着。

「你沒有答覆我的問題，」他說。「你什麼時候能離開倫敦？」  
阿須敦暗暗的詛咒着。

「假使你歡喜萊利，他恨恨的說。「你儘可帶她去看戲；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  
但是——」

「老友，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密克又說。

「到巴黎去！那是說不定。并且——」

「很好，密克說。他站起來就走。

「密克！別生氣啊！」

密克且走且說——

「我去把你待愛蕭女士的情形告訴克柳兒，叫她小心的預防你將來拋棄她；并證明  
你從前拋棄了許多女子……」

火車離開倫敦。」

阿須敦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密克，請你不要破壞我，我決定明天早晨第一班

密克接着說：「第一班火車是九點四十分離開維多利車站，那時我到站來送你。」

阿須敦點首。

密克匆匆的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在阿須敦之前趕到車站。

阿須敦到車站時，火車快要開了。

「我今天快要直接趕到巴黎，」阿須敦說。「因為後天我和克柳兒夫人結婚。」

密克回到家裏，特來佛走來。

「有個女人來看你，爵士。」

「一個女人？」密克沒精打彩的說。於是他笑了。「你不要看錯了麼？」

「不，爵士」特來佛堅決的說。



密克慢慢的走到客室，愛蒂正靠火爐邊坐着。

「你！」他說。「我終想不到。」

「呵，我想我不應當來；我到這裏來任何人沒有知道，希望你不要在梅生前說起。」

我要到巴黎去，請你告訴我怎樣去法。」

「巴黎！你爲什麼要到巴黎去？」

「我有個朋友在那裏，他是我的未婚夫，我要去看他，我必須要去看他。」

「含拍司統小姐，我希望你不必作此想，即使你要看，你應當預先通知他，他自然要指示你去的途徑。不然，你不懂法語，你孤單一人到了那裏，一定要感覺許多的不便。」

愛蒂呆呆的望着他。

「梅魯先生，」他說。「你果——你果知道誰是我的未婚夫？」

(141)  
密克聽了這懦怯的奇怪的問語，沉思了一會。他想把他實情告訴她呢。還是保留着不說呢？阿須敦這時候已離倫敦，在四十八小時之後，他將和另一女子結婚，可好這狗

執的愛着，現在她和他已絕對沒有結婚的可能了。但是他爲了要替愛蕪免除悲痛，只好答覆一聲『不知道。』

愛蕪微微的嘆息着。

『我很歡喜』，他說。『近來我想你已經知道。梅魯先生，昨晚在戲院裏於一刹那間我看見的他或須這是我認錯了的。他在巴黎，今天早晨我還知道他仍在巴黎。』

『是』，他篤強的說。

『因爲他在巴黎，』她說『所以我決定要去？』

『合拍司統小姐，你不要去，』他說。『我希望你能接受我這最誠懇的忠告。』

『多謝你』，他說。『我很感謝你的好意，但是到巴黎去已是我確定的主見。……』

假使你原諒我不得已的苦衷，我將來一定和你做朋友。』

密克不答。

愛蕪站起告辭。

『梅魯先生，千萬不要在梅生前說起我到這裏……再會。』

「再會。」

特來佛走進客室，密克對他說——

「明天我要你再到巴黎去一趟。」

「是，爵士」，他說。「再去寄信麼？」

密克面色微暈。

「不，這次不是寄信，」他說。「去買一件皮衣。」

## 十五

這一天愛蕙出去了。梅生孤獨地在室中靠火爐坐着。在這無聊的時候，她沉沉的想着。她想那幻想的愛人現在竟改變了，前次寄錢給愛蕙，今天又寄皮衣給她。他的心理真不可捉摸，他對愛蕙的愛真有點神祕……。

正在這沉思的時候，密克來了。

他靠近火爐坐下，向四周望了一望。

「爲什麼一人冷清清的坐着？」他問。「愛蕪呢？」

「她獨自出去了，」她說。「她現在非常快活。」

密克皺眉。

「那末，她還打算找職業麼？」他問。

「不，她不找職業了，」她說。「她把那幻想的愛人的話，視爲金科玉律，在她的全部意識中只有個他。」

密克呆呆的望着。

梅生露着妒意。

「你近來對愛蕪很表示愛意，你知道她已和人家訂過婚。」她說。

「是，我知道。」他說。「但是我知道他們沒有結婚的可能，他們永遠沒有結婚的希望。」

愛蕪回來了。

密克起立告別。

密克回到家裏，特來傳送一晚報。他披開賬覽，見有阿須敦和克柳兒結婚的記載。大意是阿須敦和克柳兒在巴黎行婚禮，一般人士都很驚羨，因為克柳兒擁有他前夫遺產九萬磅之多。

密克輕輕的說着。柳孟特也居然做了富翁，他今後將度着奢侈的生活；他可以還清了了他的一切宿債；但是在許多宿債裏面有一個最大的債，恐怕他還不清吧——一個女子的傷心。

愛菲——假使她知道了，她將說些什麼？想來她現在知道了——；晚報雖大紙已經看過了，密克沉思了一會；他望望時辰鐘——還不到八點鐘！趁這時候趕到梅生那裏，大概還不算遲。

密克丟下報紙，急急的走出，跨上車子飛也似的去了。

密克到了，在大廳上等着。一會兒梅生下來了。

「密克！這樣匆匆的爲了些什麼事？」

「晚報你看見了沒有？小心的不要給愛菲看見。我爲了這事特地到這裏來，阿須敦

「這最壞的東西……」

「死了麼？」梅生說。

「不——他昨天在巴黎結婚了。」

梅生坐下來；她臉龐神經緊張。

「不見得確實，」她說。「昨天他還有信來。那必是另外一個阿須敦。」

「他確實的，他和克柳兒夫人結婚——是爲了他的錢。假使愛菲知道……」

「一定使她傷心，」梅生說。

「我們爲免除她傷心起見，應當想一個完善的法兒。晚報不使她看見，是沒有問題；但是明天的各種報紙怎能禁止她不看。最好設法使她離開倫敦，你有法兒想麼？」

「我可以帶他到鄉下去，我有個姑母住在恩薩爾，他常常叫我去看她。今晚太遲了，明天早晨我設法叫她和我一塊兒去。」

「決定這樣，我明天來送你們。」

「唉，密克！你要知道這是一種錯誤的仁慈？她遲早總要知道的？爲什麼不趁現在

告訴了她。」

密克搖首。

『我有我的原因，還是幫助她，梅生。』

『很好，我愛。』

她握他的手。

密克告辭，匆匆的去了。

梅生回到自己的房裏。

『這樣一個消息，愛蕪！我要到鄉下去了，你願意去麼？我的姑母住在恩麻爾，總要叫我到鄉下去替她辦理一件事情，大約有一星期的勾留。愛蕪，你以為怎樣？』

『你的姑母不認識我，叫我怎麼能去？』

『假使他看見了你，他一定很愛你。愛蕪的，你決定同我一塊兒去罷。』

『愛蕪微笑。她勉強答的一聲是』

第二天早晨密克送她們到車站。

『你們在鄉下沒有車子，恐怕要感覺不便，密克說。』我家裏有幾輛輕便的小汽車，我很願意送一輛給你們帶到鄉下去。』

『好，我希望你於一兩天之內，也能到鄉下來，』梅生說。『鄉下空氣清新，有了你更可增加我們的遊興。』

密克面色紅暈。

『假使我能夠，我馬上就來，』他說。轉向愛蕪微笑。

愛蕪也對他微笑。

『呵，是，梅魯先生，』她說。我希望你能早來。』

x

x

x

x

火車到了恩麻爾車站，她們下車，改乘了一輛小汽車，很快的駛向她們的目的地。這是一個僻靜的鄉村，在這鄉村裏面只有一個禮拜堂和一個很小的鄉村旅館。梅生的姑母的住宅是一座紅色的樓房遠遠的就可看見。住宅前面有個一小花園，栽植了許多  
的花木。



竟能消遣了這漫長的時候，梅生的姑母——一個年近六十歲的老年女人——笑着滿面笑容，出來迎接。

「我愛！我從沒有這樣快樂！梅生——這許多時含泪你才來看我了。」

她和梅生親熱的接吻，轉身再和愛蕩接吻。梅生替她們介紹。

「我的朋友，含泪司統小姐——我的姑母，地爾林女士。你想我們今天到得很早。」她笑着說。

她們隨着地爾林女士走進客室，室中佈置精雅，壁間掛着幾幅古式的畫片。她們坐下來，開始她們愉快的談話。

「明天還有一個朋友要來，」梅生說。「一個男朋友——」  
「塞克梅德。你還記得他麼？」  
「他來的時候還要帶小汽車來呢。」

「我自然記得他，」地爾林說。當梅生走開的時候，她對愛蕩耳語：

「我們很希望梅生和他結婚，你知道，或者她已經變了她的心。他是一個多麼快樂多麼豪富的青年，你看見過他麼？」

「是，我不見他，」愛蕪說。「他是很可愛的啊！」

第二天早晨愛蕪剛從床上起來，梅生拿了一封信，走進她的室中。

「剛纔郵差來，我接到密克由倫敦寄來的信，」梅生說。「他說，準今天下午三點鐘到，叫我們到車站去接，我不能去，因為三點鐘的時候我有事和人家接洽。我想你到車站去一會，引導他到我們這裏來。」

愛蕪沉思了一會。

「我想他認識我們這裏，」愛蕪說。「這是一段很短的路。」

「啊，很好，」梅生說。「假使你不要我對你道歉，我想你可以……」

「愚蠢啊——自然我可以，」愛蕪握她的手。「我一定去，在三點鐘到車站去。」

當愛蕪在三點鐘趕到車站的時候，火車已到，密克正靠着牠帶來的小汽車旁立着。

愛蕪走上前去，向他致敬。

「梅生不能來，她這時候有事和人家接洽，所以她叫我來的。」

『多謝你的好意，』密克說。『我到這裏比我原定計劃已遲了，地方覺得有趣麼？』

『很好，這是一個很幽靜的地方。』

密克請愛荷登車。

『我只帶來一輛小汽車，』密克說。『因爲在鄉下還是用小汽車比較便利點。』

『很好！』愛荷答。

他們靜默了一會，汽車已到了地爾林的家門前。

梅生出來迎接。

不多一會兒，密克告辭。他獨自到鄉村旅館寄宿。

在這第二天的早晨，密克和愛荷同乘汽車出外遊覽。嬌弱的陽光，很帶些溫暖的春意。在叢林枯枝中，還夾有許多不凋的松柏。鄉村中的自然景象，雖在嚴寒的冬天，還能令人感覺一種靜雅的興趣。他們在鄉村中曲道上兜了一回，於是回到鄉村旅館。密克引愛荷進大廳，靠火爐邊坐下。一會兒，來了兩個男人，在廳的另一角坐下。這時候，

達克走到門外，修理他的汽車。那坐在另一角的兩個男人嬉笑地開始談話。

「她真沒趣，你知道，」一人說。「阿裘敦愛她不過是爲了她的錢。」

「唉！說什麼！」另一人說。「在現在這勢利的社會上，淺見的婦女們大都以色相觀人，只要男人家漂亮，其他都不管。」

「這是大大的錯誤，」一人說。「以克柳兒這樣一個豪富的寡婦，偏偏墮入這卑鄙的阿須敦的彀中。她未來的命運恐怕不能樂觀。」

這時候，愛著靜悄悄的聽着。她心裏不知不覺的震顫起來。他們往下說一句，就使她心裏感着一陣隱痛；他們說話愈多，她心裏的隱痛愈深，等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她已是面色慘白兩手冰冷了。

她把椅子移近火爐一點，把手貼近火爐，在熊熊的火簇上，她還不覺得絲毫的熱氣。

「天啊！你在做什麼？密克從外邊走來，在她肩上一拍。一面把她的手從火爐上



二十五分的火車，回倫敦去了。

愛戴在火車上又流淚的想着：

「幻想的愛人！這是梅生譏諷的話，難道這譏諷的話竟要成爲事實麼？但是克兒柳有錢，金錢萬能，阿須敦也許拜倒於金錢之下，然而金錢是不是萬能倒是一個疑問。密克是倫敦的豪富之一，他並不見快樂。足足天下有價值的東西，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愛情神聖，更高出於金錢萬倍。豪富的密克這樣狂熱的愛我，何嘗有絲毫能移動我的心。」

當密克回到鄉村旅館的時候，梅生適從那邊經過。密克留她在旅館裏休息了一會。在這休息的當兒，他們且談且笑。把一間溫暖的客室，充滿了懽快的聲浪。

密克用清車送梅生回去。

梅生和密克走進客室，請他坐下，他遞給他樓上那把鑰匙，他從樓上飛奔下來，把一張紙條遞給在密克手裏。他面帶微笑。

「她去了！她是她去了！呵。我們做了多麼愚蠢的事呵！我告訴你這件事遲早她要知道。呵！你爲什麼不讓我告訴她呢？這不是我的過失。我對你鄭重的說過。唉！唉！」她說着已不禁嗚咽起來……

密克的手有些顫抖了，他對手裏的字條呆呆的看着……

「我已到巴黎去了；我沒有，不能生存。請你們不要爲我煩惱……」

密克看完了字條，面色灰白。

「目前唯一的辦法，只有把她找回。我去，我趕到巴黎去。」他說着，站起來就走匆匆的出了大門。樞生隨後追上去……

「大衣和帽子沒有拿去。」她喊着，一面把表帽交給他。……

密克趕到車站，適下午三點四十五分的快車，汽笛放過，車已在喘喘的移動。他連票也不買，不顧一切的跳上火車。……

在火車中他腦筋裏發生了不少的幻想，他想愛燕已到巴黎去尋找，想不能找到。有的想到他爲什麼愛一個不願愛他的愛燕？他又不禁失笑。這種無系統的雜想，儘數在他

腦筋中盤旋着。

他寫了兩張電報底稿，一致梅生，一致特來佛，打算到倫敦時發出。

當火車到倫敦的時候，天將昏黑。他毫不停留，急急的轉車到特來佛，搭下午最後一班的輪船過峽，打算在當晚趕到巴黎。

船到法埠，時已深夜。密克匆匆的離船上岸。行不數步，在微弱的燈火之下。隱約的望見一個女人在他前面慢慢的行走，看她的服裝和身材，他斷定這一定是愛菲。

密克急急的趕上幾步。

「愛菲……」他喊着。

愛菲停止着脚步，向後望望。

「呵，密克！」她說着，表示很驚訝的樣子。「呵，你怎麼又跟來了……？」

密克很溫柔的握住她手。

「我們看見你的字條，」他說。「我必須來……呵，愛菲，我現在找到你了。」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他含有怒意的說。「我終不能寬恕你。我到巴黎去，我又



不是一個小孩子，何必要你來照顧。……讓我去罷。」

密克放開他的手。

「我來是爲了你！」他說。「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你的去路。我也不希望你原諒罪過。不過在你未到巴黎之前，我還有幾句話要對你說。」

愛蕪狂怒的對他望着。

「我不相信你——你對我說謊言，也不至十次了……」她說。

密克面色灰白。

「聽憑你說什麼，我絕對不計較。但是我們不能立在這裏等待天曉。」他說。這時候，寒風激骨，彌天黑暗。他們站在這寒冷的空氣中，都漸漸有些顫抖起

來。

愛蕪開始再向前慢慢的行走。

「我要趁今夜趕到巴黎。」她說。

你隨後走着。

「我陪你一塊兒去，」他說。「我知道你不懂法語，從前又沒有到過巴黎。人地生疎。必會感覺許多不便。所以我決定要陪你同去。不過關於河須敦的事。現在我要告訴你實情。他已結婚了。他永久成了你的幻想。」

「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她說。你是一個可惡的謊言者。請你不要再說——不要再提起這個問題。」

「呵，愛燕天呀！」他說。「我說的話完全是真情。你以為你從前收到信是他寫的麼？不是，都是我寫的。當他除夕離開倫敦的時候，他已決定和你脫離關係，那天的信和錢是由我轉寄給你的。恰巧在那時候我遇見了你，我爲着要免除你的痛苦起見，所以幾次用他的名義寫信給你，寄錢給你，寄皮衣給你，使你得到暫時的安慰。現在，我知道這還是我的愚蠢的仁慈，也就是我的過失。」

愛燕不響。一會兒，她突然的說：「謊言，可惡的謊言！你再說我將要永久根死你。」

於是他們靜默下去慢慢的走到車站他們在車站等了很久的時候，搭早晨第一班火車

當火車到巴黎車站的時候，愛蕭選自下車，她再也不願和密克同走，也不願和他談話。但是密克終覺得有些不忍，在和她分別的時候，還告訴她他住的旅館的地方。

愛蕭獨自在大街上走着，她不知道何處是她的目的地。她不懂法語，不能和人家說話。

繁華的巴黎，舉目都是艷麗的景物。在愛蕭的心目中，一切艷麗的景物，正是增加她悲傷的資料。

一個青年男子從她傍邊經過，匆匆的越過數步，略停一停，又往前走，再停一停，終于回轉過來。

「萊利！萊利！你在這裏做什麼事？」

這就是柳亞特阿須敦。

愛蕪長久夢想的阿須敦，終於見面了。她心中悲喜交集，一時竟想不出一句話來。於是他們同到一家咖啡店，在這家店裏阿須敦可以避免熟人；他呀咄預備咖啡和餅乾。

「我不想我們能在這裏遇見，」他說。他把椅子移靠近些，握着愛蕪的手。「我們別離已是很久了。除夕我託我的朋友密克轉寄給你越信和錢，你收到麼？」

「是，我收到了，謝謝你，」她說。

「後來我本打算再寫一信給你，」他說。「但是終沒有得到空閒的時間。我想我們那時候起斷絕關係，倒也是一件好事。我爲債務困累，弄得沒有辦法。你常說你不怕貧窮，我始終佩服你的遠觀。」他停住了。愛蕪的面色，時紅時白，呆呆的對他望着，一聲不響。她想在數分鐘之前，她所最愛的人，現在竟視爲最可惡了。

「我除了你之外生平沒有愛過別的女人，」他又說下去。「但是我爲命運所限制，現在已稱另一女子結婚，你知道麼？」

「啊，是！」她無意識似的說着。

「你好像不關心這一層。」他說。「我常常懷疑着你一定要干涉我——他語聲轉變帶着微笑。」她是一個寡婦，她的前夫遺留給她有很多的財產。

「你以後也做了富人！」她沒精打彩的說。

她覺得他是世界上一個最壞的人，他句句話能使她心裏感覺隱痛。她不願再和他說話。於是她站起來往外就走。

到那裏去呢？她在巴黎是一個孤身隻影的生客。她能到那裏去呢？

她突然記得密克告訴她的他所住的旅館。她只有到那邊去。她除了到那邊去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於是她乘了車子，找到了密克住的旅館。

她見了密克，心裏感覺又羞又愧，一時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密克握了她的手，露出一種真摯的同情的微笑。

「這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他說「我想你從昨天早晨起到現在沒有吃過東西，我

不過今天早晨纔吃過一點。」

愛廉對他望着。

「我們今天能回倫敦麼？」她問。

「無論何時我們可以回去，只隨你的歡喜，他說。」

室中靜默了一會，於是愛廉氏聲的說道：「我請求你原諒我——寬恕我已往的」

切。」

「密克不答。」

隔了一會兒，她又說下去：

「我已經看見——阿須敦，我知道——知道我己太感痴情了。」

密克望着她。

「我很歡喜你已經看見了他——因為你對這渴望已久，他說。」至於你希望我寬恕

你，這是無須說起。我已往對你的一切，完全是爲着憫你的遭遇。只要你能諒解我，那

就是我的萬幸。

這時候，愛蕪發生劇烈的感情衝動，她因為恨阿須敦就連帶的對巴黎也發生恨意，不願在巴黎再作一刻之滯留。

於是他們即刻動身，臨行時，發一電報給梅生，報告他們的行程。

當他們到倫敦的時候，梅生已在車站迎接。下車後，愛蕪與梅生回寄宿舍，查克也獨自回家。

愛蕪歸後，疲倦已極。她走到了她自己的房間裏，就昏昏沉沉的睡下去了。當她醒來的時候已往的一切印像，又如潮水般的湧上她的腦際。她想她自己見識短淺，對現在的社會沒有透澈的認識。一時的她爲了色相所迷，真誠熱烈的愛慕阿須敦的漂亮，更二往情深的不惜犧牲生命來看他。現在她知道，知道世界上漂亮的男子是靠不住的，是大面獸心的。她深深的悔恨，悔不該爲色相所迷，悔不該以俗眼觀人。這是她有生以來最大的刺激，心靈上感受了最深的創痕。她又想到密克，他爲了她犧牲了長時間的光陰，犧牲了寶貴的精神，千方百計來安慰她，並使她避免痛苦。最後的跟隨她到巴黎，更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她這種偉大的仁慈，她感覺得報德無從。感到從前對他饒爾的奚落

，無限的冷靜，更使她感覺內心的深疚。她想到這裏，熱淚不禁奪眶而出。嗚咽了一會，又沉沉的睡下去了。

密克自從巴黎回來之後，精神萎頓，好像生了一次大病。他想到自己的年華，已過三十，對於婚姻問題，總是一再躊躇。梅生麼？已成過去。瑪利麼？未成熟而已發生意見。他寢食不忘的愛蕭，不但她從來沒有表示愛意，且含有很深的恨意。但他總覺得愛蕭是可愛的，愛蕭對人的愛是真摯的。於是他決定要愛愛蕭，對愛蕭作正式的求婚。

以下是他給愛蕭的求婚的信：

親愛的愛蕭：

我不知道當你收到我信的時候作何感想。我所以寫信給你，因為現在我感覺我自己身上之可憐。我誠懇的愛你；好像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你可愛。並且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能安慰我的女子。愛蕭！親愛的愛蕭！我請求你聽聽我這最後一次的說話。我常常想丟開了你，忘記了你；我常常想使我心裏不再想你。並且我勸我自己不要愛你——但這些都是無用。我愛你；我知道你對我沒有絲毫的愛意，但是我無論怎樣不能拋棄我愛



你的念頭。告訴我叫我怎麼辦好呢。我的全生命已交給你了。聽憑你的宰割。親愛的請  
爾你於二十四小時內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過此我就要離開倫敦了。

你的愛

密克梅魯

這信發出之後，過了兩天，還是音信杳然。他想這是絕望了，這是完全絕望了。他  
整天在室中踱着，愁眉不展，好像發了瘋狂似的。到了第三天的早晨，他決定到巴黎去  
消磨他感傷的情懷。

當密克的信送宿舍宿舍的時候，送信人誤把牠投在梅生房裏。恰巧那天梅生外出，  
直到第三天早晨，她纔回來。

回來之後，梅生看見了信，她急急的交給愛蕩。

「這裏有一封信，是密克寫來的，愛蕩。」他說。

愛蕩看完了信，他知道是悲是喜。

「我是多麼慚愧！」她說。「我已愛過別人，我那裏值得受他的愛。梅生，你知道

我從前待他太冷酷，太使他難堪了！

梅生靜默了一會，於是溫柔的說——

「密克不會紀念已往——他從來不計較人家已往的過失。告訴我你的意見，我很願意促成你們的成功。」

愛蕭面色紅暈。

「我要親自去見他」她說。

於是她們回到密克的家裏，但密克已於一刻鐘之前，動身到車站去了。他們急急的趕到車站。

密克見了，露出微微的苦笑。

「多謝你們來看我，」他說，「我今天到巴黎去，大約要到秋天纔能回來。」

梅生對他微笑。

「請你——來地獄裏——我想愛蕭可以陪你同去。」她說。

梅生對愛蕭微笑的望着。

「你願意麼？愛蕭，」他說。

愛蕭俯首，表示很害羞的樣子。

「是，你從前待我種種好意，使我感激不盡。」

她說。『你的意思我已深知，我現在惟有遵從你的意思，一以報答你待我的厚意，一以彌補我從前對你過分的冷酷。』

密克上前緊握愛蕭的手，在握手上一狂熱地吻着。

這時候，汽笛聲響梅生和他們一一的握別。從此密克和愛蕭在嗚嗚的汽笛聲裏，已離開倫敦而去了。

他們到了巴黎之後，積極的籌備結婚的手續。

在第三天的午間，梅生接到了從巴黎發來的電報：

「今晨在巴黎舉行婚禮——密克和愛蕭。」

梅生看完了電報之後，起初非常歡喜，繼而發生妒意，最後深深地嘆息着：

「畢竟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關於...

(完)

...

...

...

...

...

...

...

...

...

...

...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sup>823</sup>.....  
3344

登錄號數.....21297.....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渝初版

# 幻想的愛人

定價 元

著者 英·愛爾斯

譯者 燕

出版者 文潮出版社

林森路憲家巷三號

總經理 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3824/4

說文解字

八卷

許慎撰

400. 頁